

陝西鄉賢事略

邵力子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5655B

上海大學藏書
總登 267

陝西鄉賢事略編輯人員一覽

撰稿者

王儒卿

郝伯文

劉依仁

程石軍

侯佩蒼

梁午峯

校訂者

吳廷錫

景莘農

馮光裕



陝西鄉賢事略目次

周公姬旦事畧

漢張騫事畧 附班超

漢蘇武事畧

漢司馬遷事畧

漢馬援事畧

漢楊震事畧

漢班超事畧 附孟光 章宣文 蘇蕙

晉杜預事畧 附賈逵 徐遵明

西魏蘇綽事畧

隋牛弘事畧

唐李靖事畧

唐顏師古事畧

唐顏真卿事畧

唐杜如晦事畧

唐郭子儀事畧

唐杜佑事畧

唐孫思邈事畧 附韓康

唐李淳風事畧 附馬鈞

宋寇準事畧

宋張載事畧

宋呂大防事畧 附呂柟

宋韓世忠事畧 附梁夫人

元郭侃事畧

明王恕事畧

明馮從吾事畧

明王徵事畧 附楊岫

清李顥事畧 附李柏 李因篤

清王鼎事畧

清閻敬銘事畧

清劉光蕡事畧

民國井勿幕事畧

民國胡景翼事畧

民國郭希仁事畧

民國朱先照事畧

陝西鄉賢事略 目次

周公姬旦事略

人類歷史演進之迹，其新陳遞嬗之屬於一事一物一部份者，曰改良。而其係於全局全體者，則曰革命。子夏說詩之五情六際，致詳於「上則革命（厲王革典即是革命）下則革命」之分；孔子講易之鼎革，致嚴於時必應天義必順人之大。無論其爲全部局部，要必環境之條件具備，而後施工乃可得就，亦必各部份之改良有效，而後全部之革命乃成。夫豈武力奪取政權於一旦者，所能冒其名哉？我國四五千年歷史，有足以當革命典型而無忝者，則周公其人也。

周文公姬旦者，王季之孫，文王之第四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而魯公伯禽之父也。王季家庭教育，由胎教以至訓育成人，故姬姓父子兄弟，德慧術智邁出常人，而曰尤聖。書冊所紀，多述其孝友禮法文學政治材能藝事；以今考之，則知其度越前古，牖啓後來，爲人所難能者，不僅一己之德慧術智成功而已。

社會進化之公例，皆由母系，而半母系，而父系。遠古文史佚畧，難判其經歷者幾何年。商代甲乙爲名，父子同號，固猶是女生爲姓之俗也。成周革命，始立建號別氏之制，以官以地以王父之字命氏別族。男以氏系父，女以姓紀母，而社會全部改進矣。周之創制顯庸，始自公旦，且佐武王革命，輔成王立政數十年，一洗前代舊染之俗。社會革命，成於制禮，因氏族而起宗法，則尤較爲顯著。且周之宗法社會，重在承統，標示所系，非如後來之必於立長立嫡也。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檀弓述之。伯禽於魯廟祖周公，而旦之少子仍於周京嗣爲周公，春秋著之。是可證知兩系社會不同之故也。上古游牧部落，本爲茹毛飲血之社會，周祖后稷明農教稼，乃爲粒食之社會。其時所謂「萬國」禹會（萬國於塗山），至周猶千八百國者，乃因各部落酋長所居之地而號之耳。成周革命始大封同姓異姓，別爵惟五，分土爲三，建官惟賢，任事惟能，而社會始確然完成其爲封建矣。

上古以祭祀兵戎爲兩大事，刑賞爲兩大政，皆行之於社。（見尙書）周公始

改於學校，釋奠獻馘，魯頌泮宮兼行周禮可證也。文事武備，皆教育於學校，訓練於田野，畎澮道路之修以時，兵車卒伍之出以制，朝聘會同之供億，工農虞牧之官司，皆前世所未見，而周公因革損益，以完成其爲政典也。

至於民間卽因成革之迹，察俗觀禮，更可見其協時。合葬非古，周公爲之，孔子循之，至今不改也。昏必親迎，必廟見，始成爲婦。鄭忽先配而後祖，君子以爲非周禮，郊以后稷配天，明堂以文王配帝，周公之孝祀雖分階級，而三年服喪，則無貴賤士庶，各祭其先，尤極人情，與支子不告於宗子，不得祭廟之制，原於族氏者大異其旨。由平等故祖先教遂行於社會，而男冠女笄獨三加之禮通乎上下，婦人無主祔於其夫之主，卽從其夫之諡，諡法周公作也。此於風俗上成其爲母系社會之革命也。

當時社會市場，因物品直接交換，而漸有貨幣興起，周書「賈遷有貨居」之語可證也。瓦器竹器木器石器之用已久，商代銅器甚少，至周而用銅器極多，且漸開用鐵之風。商代文字極簡單，多刻於骨角，至周而文字大備，多

爲長篇紀述。刻銅之外，竹木板冊帛書之用始繁，此等文化進步，原非一人所能爲，而革命一成。商周截然分界。固不能肇端於周公也。

至其個人才德，散見於戴記及魯世家於周秦諸子書甚多，當國數十年，而富不如魯之季氏，則其個人享用之儉可知。今但徵於誅逐管叔蔡叔之事，可證管蔡奉行商政爲不革命，而不僅爲判周。但徵於吐哺握髮，日見白屋之士七十人，可證其革命成功，全在博訪民意，適應社會條件。更可知「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者，漢人之談，在周公固無此階級之見也。

又其多才多藝，如作指南以濟越裳，驗土中以卜灋澗，世皆稱之。而周髀算經所記，周公與弦高討論數理，「圓出於方方出於矩」「仰矩測高俯矩測深」之說，遂立大算九章之基。以孔子之多能而願學周公，形諸夢寢，非無故也。

結論

孟子稱周公「思兼三王」，稱孔子爲「時中之聖」，而孔子師周公願爲東周，其論殷周改革，乃曰因於舊禮損益可知。誠以因革相成，必當其可，始不

僅爲枝節之改良也。齊太公與魯伯禽皆報政於周京，周公卽知他日之齊當霸而先亡，魯當弱而後滅，蓋改革之初，命令發動，趨向所在，卽伏後來盛衰之根。是以孟子云：「名世之興必可於時，」與子夏論全民革命，同一意義。自周公以後，凡革命者，大率政治上朝代興亡，制度變易，無順應社會需要，以作全局之革故鼎新者，而周公獨努力於三千年以前，此其所以爲聖歟。

漢張騫事略

附班超

自秦之亡，匈奴有單于曰冒頓，東滅東胡，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侵燕代而內犯。以漢高祖之雄才大畧，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及呂后朝，猶有嫚書之辱，孝宗時侵暴至甘泉，乃屈節和親。孝武不忍華胃之凌夷，於是議通西域——卽今新青藏中亞小亞細亞及地中海古羅馬屬地——以制匈奴。亞洲各民族之相接，起於中國與匈奴。而實源於華族之自強，其成始終竟切烈者，則張博望班定遠是已。

張騫，漢中城固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

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月氏先居甘肅西境，後遁走阿母河旁。）漢方有事匈奴，聞之，欲遣使月氏。然必道經匈奴地乃能達，於是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率百餘人，與堂邑氏之奴名甘父者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年，予之妻而有子，然騫持節不失也。既而與其屬亡向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今費爾干地）。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脫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導。抵康居（今比利亞頓里頓思），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太子爲王。既臣大夏（阿母河布哈爾）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還。傍南山，欲從羗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所屬惟餘二人耳，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自

騫之出也，前後凡十三年，跋涉於冰天雪積之中，困頓於酪食毳衣之俗，往往數日或數十日不得食。備歷艱險困苦，所至宣漢威德，西域諸國，始知有漢，駸駸謀內屬矣。史稱騫爲人，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噫！此非堅忍磊落不屈不撓之慨，其孰能排萬難，犯萬險，以卒達其所志者耶。

騫既親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俱攷其地勢物產，歸而奏之。且曰：「臣在大夏時，見邛，（邛來山）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之往市之身毒國（印度），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以象戰，其國臨大水，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聞大宛，大夏，安息（大月氏以西）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不用兵革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武帝欣然，遂使騫從大將軍衛青擊

匈奴；以熟諳地形，知水草在處，軍食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騫因獻結烏孫（今伊犁）斷匈奴右臂之策。乃拜騫中郎將，使實行之。並西招大夏之屬爲外臣。乃將三百人，人各馬二匹，牛羊以萬數，齎幣帛直數千鉅萬。道中得便，騫即可遣人遺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旨，未能得其決。會漢已得匈奴右地，置河西四郡，地接西域。而貳師將軍，討破大宛，得名馬以歸，西域震驚。騫即分遣副使通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烏孫發驛道送騫與烏孫使者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騫遠，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皆頗與其人俱來。自敦煌以西，至於鹽澤。往往起亭障，而輪台渠犁（在輪台東南）皆有田卒數百人，以給使外國者。於是西北諸國始通於漢矣。自騫開通西域孔道，其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取信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通婚。漢之聲威，遠被西北。匈奴失援，不自安矣。

（一）殺匈奴猾夏之勢

自秦末至漢初，匈奴西結西域，南侵中原，故欲

制匈奴，不可不通西域。張騫首倡通月氏結烏孫之議，卒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斬其羽翼，及孝武末世，慕南無王庭。宣帝時，受呼韓邪之降，爲中國千古以來，制禦外夷，一大勝利；元城以後，仍世稱臣，常爲藩屬。此數千載華夏之光榮也。（二）開亞歐交通之機，秦漢之間，東西民族皆務伸權力於域外。羅馬帝國將興，而阿利安族文明，將馳驟於地中海沿岸，顧不能越葱嶺以求通於我國。據史家言大宛卽大希臘之一部，蓋此地早爲帕德利亞之希臘人所蔓延。史記所載土俗多與泰西古代相類，如「葡萄」「苜蓿」等卽希臘語 *Potrus, madi-kari* 等之譯音。且今世之核桃胡瓜等果。均稱來自西域，蓋中國希臘兩種文明之相接，卽起於是。（三）完成中國一統之業 當時滇黔諸地皆未內屬，漢武初，雖嘗從事西南夷，然以費多罷之。其後感博望「蜀布邛杖」之言，始知有身毒國，卒再使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往求身毒國，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牂牁汶山等郡，更進而遂開滇池，達交趾，卒使三千年爲國屏藩，雖其事不專成於騫，而實創始於騫焉。

漢武既通西域，設官屯守，使問不絕，匈奴之勢寢衰。中國震威於域外者，莫此爲盛。既而新莽改制，匈奴大怨，東連烏桓鮮卑，西誘西域諸國，頻犯北塞。光武初定天下，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設都護，光武弗許，諸國乃附匈奴，匈奴益驕。迭侵山陝邊鄙，未幾內亂，分爲南北，南匈奴通款內附，如元成故事，居於黃河之南。而北匈奴方極盛，反覆無常，累寇河西。此時漢與西域絕者六十餘年矣。其形勢甚似武帝時。漢廷亦知西域不定，匈奴之患終不可弭。於是又有一人傑焉，曰班超。

班超之身
世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今咸陽東北）人。生於後漢建武間。父彪，爲徐令。兄固，以文學聞。超少有大志，輕細節，然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幼隨兄至洛陽。傭書於官以養母。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久之，被除爲蘭臺令史。復坐事免官。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今哈密）戰於蒲類海

（今天山南路之巴爾庫勒）多斬首虜而還。超之冒險事業，驚世偉烈，自此始矣。

（一）鄯善 超既從竇固擊匈奴有功。遂命以假司馬部三十六人，使西域，首至鄯善（今新疆鄯善縣）。其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疏懈。超謂其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道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所部三十六人酣飲，因激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報國家，今虜使到才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惟乘夜火攻，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盡殄也。」衆曰：「死生從司馬。」初夜超將吏士，往襲虜營。會天大風，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則鳴鼓大呼。餘悉令持弩，夾門伏，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翌晨，召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

超曉諭，告漢威令，納子爲質。鄯善既定，西域之孔道通矣。還，奏書竇固，固善，上超功，請選使往鎮西域。帝曰：「吏如班超而不用，何故不遣，而更選使乎？」遂以超爲軍司馬，使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辭曰：「顧得前所從三十六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

(二)于闐 時于闐(今新疆和闐于闐兩縣)王廣德新破莎車(今莎車縣)，雄霸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廣德禮義甚疏，且其俗信巫，巫使請超所乘馬以享神。超佯許之。巫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知超在鄯善前事，惶恐。攻殺匈奴使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而鎮撫之。

(三)疏勒 時龜茲(今新疆庫車縣)王建，倚匈奴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今新疆疏勒縣)故王成，而代以龜茲左侯兜題。超深察疏勒人之不甘也，乃從間道至疏勒，去其都九十里。遣從吏田慮往勅兜題降。且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人，疏勒人必不用兜題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吏如命

超乃悉召疏勒將吏，暴龜茲無道狀。因立成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請殺兜題，超釋而遣之，以示威信。焉耆（今新疆焉耆縣）乘明帝之崩，攻沒都護陳睦。而龜茲姑墨（今新疆拜城縣）亦數發兵攻疏勒。超與忠嬰守孤城，賭萬死以爭國威。卒不少挫，章帝恐超單危，下詔徵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目芻乞留。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安忍棄之。」抱馬脚不使東。超亦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超王，捕斬反者，疏勒復安。超以三十六人，用區區疏勒，當數國之衝以嬰守者，既五年矣。嗚呼，自非堅忍沉毅之資，安能當此？且超之用疏勒者，以其居西域之衝，不定不足以示威信。而疏勒亦非真向漢，懾於超之威與謀耳。故自茲役後，疏勒尙叛三次。均經超擊平之。於是天山南北盡爲漢有，蓋自超始。以至大定，凡十四年超經營西域之根據，皆在於是。而心力亦已瘁矣。

（四）尉頭 尉頭（今新疆烏什縣）於超徵還時，與疏勒渾兵叛漢。超復

至，擊破之。殺六白餘人，乃定。

(五)姑墨 龜茲屬國姑墨（今拜城）屢從龜茲攻疏勒。建初三年，超代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萬餘。破姑墨石城，斬首七百級，姑墨大衰。至此役前，超從漢兵，仍僅三十六人。而手定者已五國。讐從者已有拘彌，莎車，月氏，烏孫，康居等十國。超因此遂欲平諸國。乃上疏陳「以夷狄攻夷狄之法」。以爲若平龜茲，西域未服者僅百之一耳。則右臂可復斷。而中國邊患可永弭。且云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勞中國，而糧食自足。書奏，帝知其功可成。乃以徐幹爲假司馬，將義勇千人就超，超由是益有所藉以行其志矣。

(六)烏孫 超欲因烏孫（今新疆溫宿伊寧兩縣間）強兵攻龜茲。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孝宣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遂定烏孫。

(七)莎車 元和元年，超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嗾疏勒王忠叛；

超更立成大爲王，旋召斬疏勒王忠，疏勒大定。乃益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軍合溫宿，姑墨，尉頭，兵五萬救之，超以衆寡不敵，乃與于闐王佯遁，龜茲王大喜，將萬騎於西道遮超。溫宿王以八千騎邀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振西域。

(八)月氏 月氏以嘗助漢擊車師(今新疆吐魯番等處)功，貢珍寶，求漢公主，超還其使，由是怨恨。俄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大恐，超誓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前攻不下，糧將盡，抄掠無所得。遣騎賂龜茲求降。超乃遣兵要於東界盡殺之。持其使首示謝，謝大驚，遣使請罪，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

(九)龜茲 當時西域諸國，獨龜茲最倔強以通匈奴屬諸國，敢與漢抗。超既定諸國，通匈奴之路既絕，復無爪牙以相從屬，乃率姑墨，溫宿降。報

聞。拜超爲都護。以徐幹爲長史。超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漢廷侍子白霸。又自駐節龜茲它乾城。而使徐幹別屯疏勒。至是西域諸國悉定。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曾攻沒都尉陳睦，懷貳心。

(十)焉耆及危須尉犁 六年秋。超合龜茲鄯善等八國兵七萬。及吏士賈客千四百討焉耆，遣使諭之曰：「都護來，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鞞支奉牛酒迎超。賜而遣之。廣陰絕其葦橋之險，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潛渡至焉耆營城外二十里之大澤中，廣大恐。欲傾城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賞質京師。密遣使。超斬使，示不信。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言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鞞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而其相及危須王等不至，旣坐定。超怒詰廣，數其罪。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以雪國恥，伸士憤。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撫焉耆半歲。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貢內屬。

班超平定
西域之關
係

結
論

永元七年，封超爲定遠侯。詔書有曰：「超安集于闐以西，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信哉。

考是時羅馬方用兵西亞。兩大文明，幾相接觸。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大秦，卽羅馬也。西域全定後四年，超又遣部將甘英西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地中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逢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是時超年且七十矣。其妹曹大家上書謂其「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帝乃詔超還，五年而卒。安帝初立，西域背判，以其險遠難定，竟罷都護，北匈奴再役屬諸國，共爲邊患，不得已使超子勇再定西域，然嶺西者不至矣。

西域既定，北匈奴之勢頓衰，南匈奴伐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倚其右，漢遂率大軍北伐，降其二十餘萬人，至燕然山（今外蒙古杭

愛山一泐石而還。越三年復再舉大破之，單于率餘衆，遁於今裏海北岸，北匈奴之地遂空。其留者皆臣服鮮卑，自是匈奴不復能爲邊患。論者或以此爲衛，霍，竇憲諸人功，而不知皆張班之謀勇，有以啓之。漢代震威於域外而不煩大兵者，先後惟博望定遠耳。實我民族之絕好模範也。

(附)西域大勢

戰國末，馬基頓東來，滅波斯，征印度。其部將流喀立旋統治所服亞洲地，稱條支；後國衰，其屬地帕德利亞獨立，占阿謨河兩岸地，卽大夏，事在秦之統一前四年。同時帕其亞亦背條支獨立，爲安息，漢初破大夏，勢大張。未幾，鬲伯特族月支東來，遂王大夏地。因月支於漢秦間，奄有河西，陵轢匈奴，冒頓出，屢敗；乃西走伊犁，南攘塞種而據其地。且以嘗苦烏孫，烏孫亦乘機復國。月氏遂南移於媯水之旁，臣服大夏，建大月氏，同時塞種又南畧罽賓地。罽賓者，北印度之克什米兒也。計當時葱嶺西之大國，條支最西，東爲安息，更東爲大月支，東南爲罽賓，大月氏之北爲大宛（今費

爾干地），更北爲康居（今比利亞 頡里頡思）。康居之東南，大宛之東，卽烏孫國。（今伊犁）烏孫之東南，當匈奴之西邊，小國凡三十餘。其較大爲疏勒（喀什噶爾附近）于闐（和闐）溫宿（阿克蘇 龜茲）（庫車附近）焉耆（喀喇沙爾附近）姑師（吐魯番附近）樓蘭（羅卜淖爾附近）諸國。以前皆服屬於匈奴，置僮僕都尉統監之。

漢蘇武事略

胡馬寇邊，在周秦間已數百年。漢高開國雄主，尙有白登之圍；嗣以呂后之梟鷲，猶有慢書之辱，則其視漢族，固若無人矣。爲漢使者，非持以不屈不撓之精神，何能將事，蘇武之所以慷慨誓死，歷十九年而不渝也；豈獨一己之大節已哉！

蘇武字子卿，漢扶風郡（今陝西武功縣）人。其父建，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以軍功封平陵侯。後爲代郡太守，卒於官，有三子，中子武最知名。

時漢胡相伐，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郭吉 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

初始匈奴
之原故

蘇武之家
世

來，漢亦留之，以相當。

天漢元年，匈奴且鞮單于新嗣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迺遣中郎將蘇武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其副中郎將張勝及兼吏常惠等募同行士卒，及偵探敵情者百餘人俱。

欲自殺不
願負漢

武至匈奴，置幣遣單于，單于益驕，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虞常等謀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投漢，後隨趙破奴擊匈奴先後與衛律虞常等降，沒胡中）欲劫單于母關氏歸漢。私候勝，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賞賜。張勝與常夙相友善，遂許之，以貨物與常。

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難，其一人夜亡以告單于，單于子弟發兵與戰，殺緱王等，生得虞常，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已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

屈節辱命

無顏歸漢

告常惠

義折衛律

被置大窖

中齧雪吞

氈以明志

虞常果引張勝，單于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胡王號左伊秩訾者謂：「今謀衛律而當殺，若謀單于，將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等聽令，武謂惠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卽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救護，武氣色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

武漸愈，單于使使說武令降，虞常獄論定，欲因此時迫武。劍斬虞常已。衛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令降者得赦其罪，」舉劍欲擊，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武，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大幸，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蒙恩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卽富貴。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蘇君因我降，我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臣子，不顧恩義，叛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吾何以見汝爲？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

持正，反欲鬥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汝知我不降明矣，乃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

衛律知武終不可脅，以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牡羊）若羝生羔，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掘鼠將實
杖節牧羊
於北海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給，掘野鼠，將草實以爲食，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結網紡繳，繫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以馬畜服匿穹廬。王死，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時漢降虜臣衛律爲丁令王，故使人盜之，欲以困武也。

李陵勸降

初武與李陵，俱爲漢侍中，相善也。武使匈奴之明年，陵降匈奴，愧見

武，不敢求訪。久之，單于知二人之相善也，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虛心欲相待，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足下終不得歸漢，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長君謂武兄嘉）從帝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階，觸柱折轅，被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武弟賢字）從帝河東祀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逃亡，孺卿奉詔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老母被誅，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帝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而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

。復曰：「子卿萬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呼！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別去，陵不欲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曰：「邊際捕得雲中俘，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嚮號哭嘔血，旦夕臨者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隱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云武等在荒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歸漢時之
李陵話別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歸還，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此。子卿！陵雖驚怯，偷漢當時姑少緩陵罪，赦全其老母，使陵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誠日夜所不忘也；

全節歸國

乃收陵家屬族誅，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今獨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遂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因泣下數行，與武決別。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官屬隨武者九人，詔武以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一頃，宅一區。常惠等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年老歸家，賜錢八十萬，復終身，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家不餘財
之可風

後武因事免官，昭帝崩，以故二千石，與定策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會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於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馬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

終壽

夫丙吉皆敬重武。

武年老，前妻所生子久死，宣帝憫之，問左右：「武在匈奴，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滴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後通國隨使者至，帝以爲郎。又武以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中，單于始入廟，帝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像於麒麟閣。

班孟堅贊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此其精神所自出實由整個之民族思想。今者國難當前，誠吾人所應奉爲楷模也。

漢司馬遷事略

吾國遠古文化，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徒有其名。成周柱下所藏，與孔子所據百二十國寶；書雖不可悉知其爲何等，然以左邱明之春秋傳，與國語戰國策等推擬，其紀載之義例，要亦不過編年屬地類事，斷

代各成一家之言判。而諸子異學，合而六經皆史（章學誠說）。從未有融會貫串，陶鑄網羅，總臚故實，使攬者見仁見智，而不失其爲通者，獨太史公書創成之，至今二千餘年，竟無能爲之繼，此其人學識才行爲何如哉？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郡人，生於龍門（今韓城縣地）長游郡國，名山大川，備知河渠，水利，民生習俗，從齊魯儒先，分受易書詩春秋諸經大義；歷見名德通人，明習天官曆算、律呂、文藝、政術。父談爲漢太史令，嘗欲纂述古書。遷於漢武帝時，繼其父官，後又兼中書令。武帝錫以「太史公」稱號（見漢書律曆志及兩漢刊誤補遺等。）著書百三十篇，自序成父所志，實則抒其懷抱蘊蓄也。世稱其書爲史記。爲人敦品節，尙義氣，重視社會文章之美，至爲史家一大宗。

遷所爲書，準據古今，參酌創制，發凡起例，定規立體，後來修史者，未能越其範圍。蓋吾國爲史書者，惟編年紀事，本末與紀傳三體耳。遷所爲通史，三體畢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詳細，表以譜敘事次，書以總括

典章，而以編年本末，隨類分繫，故文簡而事無不見，後之爲別史，及斷代畫疆之書，皆踵循其制。漢之劉向揚雄稱遷有良史之才，謂其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信知言也。

尙論諸子

漢初挾書之禁未除，諸之子學晦焉莫彰。文帝詔使求書，學術漸騰。武帝尊崇儒術，罷除百家，諸子之學，大遭擯斥。遷獨不偏不倚，承受家學，伸述六家要旨，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皆務爲治者也。陰陽序四時之大順。儒者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墨者強本節用。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名家以正名實。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期，瞻足萬物，其實易行，蓋欲統治術於道。委職羣工，使君主恭己南面無爲，百司所職，各以其學爲用，而非獨任專制之主張矣。

闡述六經

遷既身習儒業，明教化，通於治術之故，而當時經師各自專家，後生學者，各守師說。乃統述六經之旨，謂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專於變。禮綱紀人倫，故專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專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

雌雄，故專於風。樂樂所以立，故專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特著其用如此，卽以祛其墨守師說之蔽。蓋欲觀其會通，以成修己治人之教也。

吾國古曆，爲法疎闊，但以三百六旬有六日爲歲，分四時十二月，記昏且中星日月薄蝕，以相檢校；恒數十年百年而有失閏，當蝕不蝕等，顯見之過差。曆算家必隨時立法糾正，故止朔爲時王以令所重，爲其與農業民生之關係也。三統之說，夏以建寅（卽斗柄指寅方）。商以建丑。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正月）。秦獨以建亥（十月爲止），漢興未之有改。武帝元封七年，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詔遷等議造漢曆；迺立晷儀下漏刻，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其推算法，先籍半日名曰「陽曆」，不籍名曰「陰曆」。遷卒於昭帝時，繼任太史令張壽王欲興異議，改太初曆迄不可能。此非漢廷之信遷，實遷所定曆算之法，在當時無過失可發見。由此夏正以行，歷代雖有修訂，而歲正不改，則遷之學識爲之

論世知人

也。

遷與李陵趣舍異路，素不相善，以其有國士風遂極薦之。及陵敗，武帝震怒，遷又極言陵忠，乃至囚囹圄，下蠶室，受腐刑，而猶信守如一。至此遂隱忍含垢，以成一家之書，表見於後世，其氣節之卓絕，與書並壽不朽。及其被刑之後，乃不敢自等於士夫，而發憤於著作，讀其報任安書，懦夫有立志矣。

博學特識

遷兩爲通史，誌河渠以言水利，書平準以重衣食，著貨殖以見經濟之權力，敘游俠以申草野之義風，怵君威之莫敢或逆，乃傳滑稽以導匡正，痛積惡之勢難懲戒，乃顯刺客以示警懼。八書先記禮樂，深明教化之本，世家首書太伯，式遏爭奪之萌。項羽非天子而特爲本紀，孔子非王侯而移入世家。其目光洞燭於整個民族社會，自有文字以來，至於當時，據事直紀，不因一姓一家一人爲曲直，後人不悉其旨，囿於一代君主專制之局，乃目遷以亂例，失之遠矣。

遷既成不朽傑作，世莫與比。及至東漢，扶風班固其體例，而作漢書。一則古今通貫，一則斷代爲紀，史漢並稱，久有定論。兩漢史才，皆在雍州。實千古史家之祖也。

漢馬援事略

後漢永平中，圖畫前世功臣三十二人於南宮雲臺。獨有雍容儒雅，外建殊勳，內篤行誼，如馬援者可謂完人；顧以椒房之親（援女爲顯帝皇后）而不與也。

馬援字子淵，東漢扶風茂陵（今興平縣）人也。兄弟四人，長曰況，次曰余，三曰員，並有才能。援最少，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受齊詩不守章句，別有會心。歸漢後，累著戰績，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其靖邊之功，生產之策，識見之高，言行之謹，無不堪爲世法。

援少時，以家用不足，且耗兄財，欲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不果行。服期年不離墓所

聖性孝友

馬援之身
世

，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新莽時，隗囂據天水（今甘肅通渭縣），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甚敬援。使援往蜀視公孫述，援見述妄自尊大，乃歸，謂當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拔奉書洛陽。援至，世祖笑迎，與援傾誠相談。援歸隴右，謂帝同符高祖，勸囂歸漢。囂不從，援遂攜家屬適洛陽。

屢感隗

援屢勸隗歸漢，囂惑於王元之說，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囂怒，遂發兵拒漢。援又與囂將楊廣書，反復伸述利害，謂：「廣與囂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咋舌叉手從族手？」援雅善筆札，冀其醒悟，免於自斃，惜不得報。

聚米畫策

囂既拒抗漢，乃決計用兵。建武八年，帝自西征至漆，諸軍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質之。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前徑往來，分析曲折，昭

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羣衆大潰。羣病恚憤而死。
王莽末，西羌入居塞內，建武十一年，拜援爲隴西（今甘肅狄道縣）太守，援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守塞諸部八千餘人，詣援降。餘羌虜諸雜種數萬人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虜遂大潰。援以少數之兵，出奇制勝，奮不顧身，中矢貫腓脹。上聞，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散諸賓客。

西羌既平，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今湟水以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上疏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且謂援論兵多合己意。所謀未嘗不用。乃令金城客民在武威者三千餘口，悉還舊邑。援奏爲置官，教以生產。於是塞外諸羌，皆來和親。建武十三年，援又將四千餘人，擊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之爲寇者，援奪其水草不與，豪帥亡出塞，諸種萬餘人

悉降。自是隴右清靜。

立柱交趾

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女弟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都糜冷（安南都護府峯州）。寇亂連年，世祖召援伐之。援率諸軍，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至浪泊（今安南國交州府東關縣）上與側戰破之，降者萬餘人，徵側奔入禁谿穴中，數敗之。側衆散走。十九年正月，斬徵側徵貳，餘黨都洋等據九真，勢甚盛。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之，賊渠降，進入餘發（今安南境）渠帥朱伯壘郡亡，援入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並屬九真郡）並斬級數千百。九真乃清，嶠南悉平。援在交趾鑄立銅柱，爲漢界。銘曰：「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鉄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今其柱猶在廣東西舊太平府鎮南關外，安南境也。

援好騎，善別名馬，與交趾得銅鑄爲馬式，表上之，詔置宣德殿下，援又製銅馬相法，著名馬之骨骼部位皮毛色澤而別馬之麒麟駑駘。

銅馬垂相

援少時卽欲就邊郡田牧未果，嗣游北地，樂其畜牧，不卽返里，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其處爲田牧，至有牛馬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與昆弟故舊，身惟衣羊裘皮袴。見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空糜官食，乃上書屯田上林苑中，以資生計。後征西羌阻棄金城，並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氐人聞之，亦背公孫述來降。援在交阯，凡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河渠灌溉，以利其民。是援之所至，悉以生產教化爲本，非徒力建安邊之策已也。

援征交阯時，軍書旁午，羽石當前，而有是正文字之奏。謂其所佩「伏波將軍」印，伏字犬外嚮，「成皋縣令丞尉」各印，皋字均異形，文皆不正。可謂好整以暇者矣。援在西羌時，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交阯旣平，擊牛醢酒以勞饗軍士，從容歸功於衆。

援自交阯還，見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曰：「男兒要當死於邊

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手中耶。」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出屯襄國。次年至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遂散去，後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已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清風亮節

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用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誣爲南土珍怪，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幾因此罹罪。

識微垂訓

援勉故人子黃門郎梁松，謂：「當居貴思賤。」並戒其兄子壻王盤及盤子肅以不可交接時貴。後松與王盤父子果均招禍。援次兄余之子曰嚴曰敦，並喜譏議通俠客，援在交趾遺書誡之，謂：「聞人過失如聞父母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爲吾之所大惡，願汝曹學龍伯高之敦厚周慎，不願學杜季良之豪俠好義。」

清乾隆帝批通鑑謂：『伏波於鞠躬盡瘁之義，實爲無愧。』的爲確論。按誠百代上之完人哉。其立身行事，無一不足以昭示來茲也。後漢中葉，羌胡徙之內地，西北方域，漸日削縮，昔也遠征不庭，今也蹙國千里，讀伏波傳，寧不痛心疾首、振臂而興起乎？

漢楊震事略

三代而後，身爲宰輔，行牟聖賢者，其惟後漢之楊伯起乎？蓋伯起少卽好學，受歐陽尙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有請召者，輒稱病不就。故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楊震字伯起，東漢華陰人，父寶習歐陽尙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與龔勝龔舍蔣詡俱徵，遂逃遁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老病不到。震未仕時，一如其父。

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鄉里稱孝。有家僮阿對嘗引泉灌蔬，後世稱其泉爲「阿對泉」。

家世與內
行

暮夜却金

震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隲，鄧太后兄也。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名遺之，不亦厚乎？」

彈劾權倖

安帝乳母王聖者，儉人也。與宦者李潤江京共毀短鄧氏，太后崩，鄧氏坐廢，殺鄧隲。聖及女伯榮與京潤樊豐等用事於中。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謂：「阿母王聖，出自賤微，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惟陛下絕婉嬖之私，割不忍之心。」帝以示阿母等。內幸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愈甚。

伯榮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喧嘩，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安帝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謂：「百姓空虛，大司農帑藏匱乏，而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繡飾，窮極巧伎。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爲朝結譏。」震連切諫，帝俱不從。

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爲太常時，舉薦明經名士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豐暉等見帝抑震疏，愈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

拒絕宵小

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又因地震而疏諍之。樊豐等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震爲太尉時，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潤兄於震，震不從，寶乃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尙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又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

腹誹蒙冤
永寧三年春，帝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椽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恐怖。遂共譖震。謂「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震初爲鄧騭所辟，自鄧太后崩後，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車駕還。帝怒，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杜柴門絕賓客。豐等便大將軍耿寶奏震不服罪，懷恚望。遂下詔遣歸本郡。震

行至洛陽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遂飲眈而卒。震死後，羣小蓋無忌憚，朝事遂不堪問。外戚侍宦互相傾軋。漢室遂衰。

震以清廉伉直而遭昏闇之君，外戚閹宦，竊權弄柄，侍婦淫女，出入宮幃，疏不間親，勢固然也。震居太尉，斥惡發姦，乃其職責，豈可律以明哲保身之義，如天下中庸胡公者哉。夫震之孤忠固已堪悲，而漢祚自茲凌替，則更堪深痛也。

漢班昭事略

附孟光 韋宣文 蘇蕙

吾國女子教育古無普及事跡，然其家私造就學行，有後世不可及者。尤以關中爲盛。班昭學品俱至，孟光之舉案齊眉，宣文之講幃說禮，蘇蕙之織錦回文，皆堪永世矜式者已。

班昭字惠姬扶風班彪女也。適同郡曹世叔。世叔早卒。昭有節行法度，

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數召入宮，命皇后諸貴人帥事之。號曰「大家（即大姑）」。每有貢獻異物，輒詔昭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同郡馬融伏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章，馬融善之。令其妻女從昭學習。

孟光舉案齊眉
班昭因世叔早卒，相夫之禮弗彰，其時以敬夫名者，有同郡孟光字德曜，擇對不嫁，至年三十，謂賢如梁伯鸞者。伯鸞梁鴻字也。鴻家貧尚節介，博覽無所不通，聞光賢遂聘之。光與鴻居霸陵山中，耕織以供衣食，吟詠以娛性情。後至曾稽依皋伯通廡下。鴻爲人賃舂，光爲鴻具食，舉案（即盛食物之木槃）齊眉，相敬如賓，世並稱之。

昭東閣著書，爲后妃所師事。又授馬融以漢書句讀，已開女師設教之先。至前秦（苻堅）時，有以女師講禮學關中者，則韋逞母宋氏也。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幼喪母，其父躬自教養，授以周官首義。謂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周公所制，經記典誥，百官品物備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受

此學，勿令絕世。」宋諷誦不輟。教子逞仕爲太常，秦主苻堅立太學，召名儒講授，諸經粗具，惟周官禮注，未得其師，時宋年已八十，視聽無闕，堅聞其世業周官音義，乃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於絳紗幔中講習所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自此周官之學，復行於世。

昭之博學大節，世人盡知，其文章辭賦幾爲所掩。流風遞於前秦，宣文君既綿其授學之緒，而同郡蘇蕙，又振其辭賦之風。蘇蕙字若蘭，才識精明，儀容秀麗。默然自守，不求顯揚。歸竇滔。苻堅以滔爲安南將軍，滔偕寵姬趙陽臺往，留鎮襄陽。蘇氏不肯行。竟斷音問。後蘇氏因織錦爲回文詩縱廣八寸，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以寄滔。滔感其意遂遣陽臺返關中，而具禮迎蕙，蕙所著文詞五千餘言，隋亂不傳。而錦字回文因武則天贊賞盛傳於世。回文橫斜宛轉各成三四五六七言詩，後人推廣可讀法至七千九百餘首。前無師承，後難追續，才思之巧，古今一人。

婦女才德，或以行著，或以學稱，或以文傳，如孟光之敬，韋宣文之禮

蘇蕙織錦
回文

結
論

，蘇蕙之藝，有一於此，已爲難能，而曹大家節行文學獨備於一身，後世才女媿其美者何人乎？關中女學之盛，殆有一脈相傳之緒，班昭之學出自家庭，源本於其祖姑班婕妤，而孟光韋宣文蘇蕙等之學行淵源，蓋皆自婕妤擣素自傷等賦來也。

晉杜預事略

自古聞人擅政治者，或不悉弢畧，閑武備者，或不習文翰。求其文武兼備，而能推闡經學，則更眇矣。有以儒林而兼將相才者，其惟晉杜預乎。

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陝西長安縣）人。博學通達，明於興廢之道。曾定律令，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人知所避。禁簡難犯，幾於刑厝。秦始皇中受詔訂攷核之法。謂簡書愈繁，官方愈僞，嚴立六載攷績之制，芫度支時，奏立藉田。又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凡所陳述，皆切時要。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

周廟欵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漢末喪亂，原器不存，形制遂絕，預創意

成奏上，故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當預鎮守漢江時，引潢清諸水灌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士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熟識智名與勇功。」預於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

預欲滅吳而統一海內，庸碌之徒多違其說，唯預與羊祜張華深合武帝之意。故祜臨終舉預代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初至，卽繕甲兵，襲吳名將張政。用反間計使吳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處分既定。乃連上表請伐吳，謂吳都空虛，機不可失。若待來年，則孫皓怖而生要，是縱敵也。朝士因其計不同策，功不在己而阻之。適張華與帝圍棋見預所奏，華極稱讚，帝乃許之。預遂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江陵，遣將出師，旬日之間，累尅

城邑。皆如預策。又遣管定周旨等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自大巴山出吳要害。吳都督孫歆震恐，降者萬餘口。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距晉，敗還。旨等以伏兵，隨歆軍而入，直至帳下，虜歆。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攻尅江陵，上流既平，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預又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束手，遂平吳。

精研左傳

預既立功，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精研春秋左氏傳。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春秋釋例。其大旨以左氏發凡五十爲根，與公穀之例迥異。左氏傳大行於世。蓋自劉歆移書責讓太常博士，經學古文之爭彌烈。東漢以還雖古文經說頗盛，而今文經說猶據正統。及集解釋例出，晉元帝修學校，首立春秋左傳杜氏博士一人。自此春秋學遂獨尙左傳，而今文之公穀皆衰微矣。故四庫提要謂左傳爲春秋之根本。杜解爲左傳之門徑，而釋例又爲集解之門徑。由此以求孔子筆削之旨，可謂考古之津梁，窮經之淵藪。故曰杜注與孔疏皆

有功於春秋。

古今文經學其家法師法各皆師承相繼，宗派不紊。預左傳序謂：「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則預之學亦本源於東都。按東漢提倡古文學者，實以賈景伯爲巨擘，景伯名逵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尙書於塗曄。學毛詩於謝曼卿。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尙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逵幼在太學，不問人間事。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爲左氏傳解詁三十篇，國語解詁二十一篇。章帝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逵摘出三十事奏之，又詔令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及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並作周官解故，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行於世。故范蔚宗特誌之曰：「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杜預序左氏稱逵父子爲先儒之美者，蓋以此也。

自鄭氏學興，而兩漢古今文經學分門別戶之風稍息。歷魏晉以至六朝，經師固多而所學最博，傳授最廣，且有系統可尋者，實以元魏時徐遵明爲大宗。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幼孤，性好學。詣山東上黨燕趙范陽平原各地，求明師習毛詩尚書禮記孝經論語三禮等。其在平原時，居蠶舍，終日讀經不出門院者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聞陽平趙氏有服氏春秋，是永嘉舊藏本，乃往讀之。撰春秋義章三十卷。其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學徒效之，浸以成俗。徐氏學派就其大者傳三禮於李紘李業興等以至於賈公彥輩。傳鄭氏易於盧景裕崔瑾者。傳鄭氏古文尚書於李周仁張文敬李紘等。傳服虔左氏春秋於張買奴馬敬德等。傳毛詩於馬敬德馬元熙等。遵明經學傳授，幾遍海內。故北史魏書，均稱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趙翼廿二史劄記，亦謂元魏時經學以徐遵明爲大宗。皮錫瑞經學歷史疑公羊解詁疏之徐彥卽係遵明。遵明之爲後世推重，豈偶然哉。

按杜預武功以平吳爲最，然其推闡經學，實有推倒一切之概，自稱「左

癖。』蓋元凱之於左氏，實上接賈景伯之緒，而下開徐遵明之先。關中左氏春秋學，殆似有一脈相傳者，經傳洽熟，遂以造成其智名勇功，東漢以降，勛業學術，一人而已。

西魏蘇綽事略

永嘉亂後，羶裘之西長南來。至宇文泰專制西魏。始崇儒術，政治設施，專擬古制。其遺法遂爲隋唐所本，此其維繫種族，保存文化之功，則蘇綽爲冠首焉。

家世與力
學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刺史，宇文泰餞於都門外，詢其子弟之可任用者，讓以綽對。泰召爲行台郎中。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之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台中咸稱其能。僕射周惠達與泰論事不能對，請出外議之，召綽爲之量定。俄入呈，泰稱善。謂「誰與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才。泰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

文案程式
創作

秦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秦乃召綽問，具以狀對，秦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應對如流，與並馬徐行，至池不設綱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於是綽盡陳帝王之道，並述申韓之要，語遂達旦。秦喜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天下奇才，吾方任之以政」，即令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賬（課役之大數）戶籍（戶口圖籍）之法。後以贊助拒齊功，封美陽縣伯。

六條詔書
與大誥

宇文泰方欲革易時政，務宏強國富民之道，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並置屯田，以資軍國。爲六條詔書。其一曰、修心身。其二曰、敦風化。其三曰、盡地利。其四曰、擢賢良。其五曰、卹刑獄。其六曰、均賦役。皆藥時要方，而省官均役，尤爲犯衆難冒大不韙者。奏請施行，秦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官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賬者，不得居官。復以前後所定二十四條及十二條，定爲中興永式。命綽更損益

之，總爲五卷，頒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爲牧令，習新制而遣焉。數年間百姓便之。

依周禮以
建六官

自魏末亂離，孝武西還，朝章禮度，湮墜咸盡。宇文泰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以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於是與盧辯，依周禮之文，改建六官之職。曰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遂爲後世六部制度之所本。綽死後，辯又本其意，置公卿大夫士，尋又於六卿之外置三公三孤云。

破除階級
制度

自魏行九品中正之制，其弊至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階級之制益嚴。懲魏齊之失，破除門資，察舉精謹，廣收遺逸。詔令州縣，舉明經幹理者，縣各四人至六人。選舉之法爲之一變，平民子弟，始有進身之階。

確立府兵
制度

魏孝文時行均田法，戶口始有可稽，漸復徵兵之制。至東西魏對峙，戰爭劇烈，乃實行徵兵。至泰厲行六條詔書，戶口既理，乃用蘇綽言，定制編練六籍六軍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爲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

合爲百府。於是府兵制度，遂以發生。

文振六朝
浮靡

自晉季，文章浮華成風，泰欲革其弊，乃命綽仿尚書體，作大誥以宣示羣臣，自是文筆依以爲制。

泰之信任
與綽之盡
瘁

綽性儉素，謙退不事產業，家無餘財，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宏治道。凡所荐達，皆爲重官。泰亦推心委任，無間言。或出遊，常預書空紙以授綽。如有處分，隨事施行，還則啓知而已。綽又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師。故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大統十二年卒於同州，時年四十九。泰痛惜之，哀動左右。及歸葬武功，欲全其素志。載以布車一乘。與群公步送城外，醑酒舉聲痛哭，不覺爵墜於手。葬之日，又親爲文，以太牢祭之。後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宇文泰廟廷。

宇文泰以馬上英雄提三尺劍，草創百度，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於鼎峙之際。終能斲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導。疆

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綽之力也。

隋牛弘事略

自五胡亂華，二百餘年，禮樂崩壞，典籍蕩然，至隋代始成統一之局，承祚雖短，猶能振文化之緒，興禮樂之制者，牛弘實有力焉。

牛弘之身
世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今長武縣）人也。隋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後進爵奇章公，拜禮部尚書，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越一年改右光祿大夫。弘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而書不釋手，尤深於禮經。故其議政悉以禮爲歸，寬宏識體。

弘以典籍遺逸，備論書之五厄，謂秦皇焚書，爲書之一厄，新莽之末，典籍焚燼，爲書之二厄。獻帝移都東觀圖書取作帷囊，西京大亂，燔蕩無遺，爲書之三厄。五胡之亂，藏書失墜，爲書之四厄。周師入郢，焚書城外，爲書之五厄。請下詔獻書，兼開購賞，果一二年間，典籍大備。

弘在禮部時，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其在吏部，與諸儒

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提議，衆咸推服。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又以三年之喪祥禫俱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下詔除期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問劉炫以周禮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後世令史多而不濟之故，蓋將易更以士。惜乎炫僅以文案之煩簡爲言，非其本也。

開皇九年，詔弘定雅樂，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並議樂事。弘說以禮經，攷定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之義。謂其時所用不取其止而先用其上，於禮未通。故須改之，遂詔弘與姚察許善心等，正定新樂。

綜計弘之言行，無不本於禮者。曾國藩曰：「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亦惟歸乎禮而已矣。」蓋禮爲國本，物恥足振，國恥足興。今欲恢復國本，改正民習，問有博通禮樂攷正無遺如弘者哉。至其開隋唐數

百年之文化，顯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之爲禮。則奇章之功，殆與蘇綽並著。

唐李靖事略

唐以前二百餘年，中國內亂不已，外患乘虛而入，蹂躪視爲固然。李靖以傑出之才，輔英明之主，安內攘外，雪恥開疆，衛霍而後，爲中國吐氣者，其斯人歟。

身世

李靖，字藥師，三原縣人。姿貌魁秀，少有壯志。其舅韓擒虎與論兵，輒歎奇之。曰：「可與論孫吳者，惟斯人耳。」仕隋爲殿內直。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稱許之。唐高祖定京師後，入秦王幕府，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

宜撫嶺表

蕭銑據荊州，靖陳圖銑十策，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江夏王李孝恭行軍長史，集兵夔州。時值江水泛漲，諸將皆請停兵，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乘水漲，倏忽至城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必成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東下，拔荊門宜都，進至夷陵。

初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及聞唐兵至，大懼，倉卒徵兵，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出精銳拒戰，孝恭將擊，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恐不可當。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自率師迎戰果敗，銑衆恃勝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遂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銑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兵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視，動淹旬日，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遲進。銑內外阻絕，乃開門投降。

孝恭入據其城，諸將言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請籍沒其家，以賞我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戰，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遂止。南方州郡聞之，莫不爭下。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

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南道撫慰大使。

輔公祐於丹陽反，詔李恭爲元帥，靖爲副以討之。李勣任瓌等七總管，並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祐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鉄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爲犄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曰：「惠亮擁強兵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旣潰惠亮自降矣。」靖曰：「不然，公祐精銳，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尙不可攻，公祐保據石頭，應豈易拔。若我師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乘機踞後，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戰，特爲公祐立計，以老我師。若出其不意，排攻城柵，破之必矣。」孝恭聽之。先遣羸兵誘攻，賊兵出追，行數里，遇精兵與戰，大破之，惠亮等亡去。靖率精兵至丹陽，公祐出走，與惠亮相次擒獲，江南悉平。

突厥寇邊，靖屢建殊勳，及太宗嗣位，諸部離叛，乃以靖爲代州道行軍

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虞靖官軍奄至，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一日數警，靖候知之。更間離其心腹，進破定襄，可汗僅以身遁。遂封靖代國公，太宗嘗謂曰：「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廷，威掠北狄，古今所未有。」

拓疆雪恥

破定襄後，頡利可汗，退保鉄山，遣使請舉國內附，外雖辭卑，潛懷猶豫。乃以靖爲定襄道行營總管，往迎，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揣知其意，謂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宜率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督軍疾進，遇其斥候，皆俘以隨軍，逼近牙帳十五里，頡利始覺，畏威先走，部衆潰散。靖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將走吐谷渾，爲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擒。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往者國家草創，以百姓故，稱臣突厥，深爲痛心，今暫動偏師，單于款塞，恥其雪乎。」於是大赦天下，酺五

日，封靖衛國公。

靖以足疾在箝攝養，值吐谷渾寇邊。太宗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悅，卽以靖統率諸將往征，大破之，吐谷渾衆殺其可汗來降。靖乃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洎後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閣計議，志猶不衰，太宗愍其羸老，令居後防。薨年七十有九，陪葬昭陵，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銖山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諡曰景武。三原志載靖所著書三十餘種，然多不傳。惟問對三卷，行於世。

李衛公佐唐，勘定華夷，豐功偉業，亘古所罕。迹其老謀壯事，駕趙營平而上之，疑必暗鳴叱咤，睥睨羣倫者；而史乃稱其沉厚，恂恂然，似不能言。觀於太宗，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靖慕容，獨東伐高麗，而靖未偕行，竟有安市城之挫，益知其明識敏畧，爲不可及也。

唐顏師古事略

中原文物，自經五胡之亂，蕩然罕存，雖有蘇綽牛弘等之委曲維護，然究偏重於政治倫理，而經籍訓註，類多曲解，龍門王仲淹，門徒既衆，相習成風，去聖久遠，莫可究詰。求其家學淵源，足以論定經史，成一代著述大家者，於唐初當推顏師古。

顏師古字籀，唐京兆萬年人（今陝西長安縣）齊黃門侍郎之推之孫也。初高祖授爲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封琅琊縣男，後拜秘書少監，進爵爲子；又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從太宗征遼，道病卒，諡曰戴。以著述見稱於世。

師古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傳家學，博覽羣書；且善屬文。初薛道衡爲襄州總管，每作文章，輒令師古指摘疵短，高祖卽位，拜爲中書舍人，專典機祕密。而師古賦性敏給，明練治體。時方軍國務多，詔令文移，一出其手，冊奏之工，時無及者。

太宗踐祚，以經籍去聖久遠，傳習寔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

師古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重加計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意表，莫不嘆服。乃頒其所定之書，令學者習焉。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宜剖析，曲盡其源。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

自漢以來，皆用急就章爲文字學要籍，然古注或年遠失傳，或畧而不詳，頗難誦習。師古精於訓詁，乃爲之注，是後注者皆以顏注爲本。師古又著匡謬正俗八卷，前四卷皆論諸經訓詁音釋。後四卷皆論諸書字義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考據極爲精密。古人考辨小學之書多失傳，師古祖之推家訓音證篇以外，首推是書。其中「邱區禹宇」之論，韓愈諱辨引之，則唐人已絕重之矣。

自晉以來，多以漢書爲教太子之書。師古註班固漢書，以授太子承乾，其註條理精密獨到，疏通證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其書，太宗令編之秘閣。其時有曰：「顏秘書爲班孟堅忠臣。」蓋自顏監註行，而漢書之義始顯

深明倫理

，方爲一般人所能讀云。

師古孝友，尤多可稱。初師古父母常不諧宜，師古每苦諫，至觸父怒。師古又與其弟相時友愛綦篤，故師古卒，相時竟不勝悲哀而卒。

結 論

顏師古淵博精覈，有功於文化倫理，在唐初蓋莫之與比，推厥原本，蓋師古之學，遠紹其祖之推，近承其父思魯之業，卽注釋漢書亦頗採取其叔父遊秦之漢書決疑，家風遞衍，至杲卿真卿遂均以節烈著稱，信乎顏氏家學之源遠流長也。

唐顏真卿事略

東漢以後，軍閥割據之禍，至唐而最烈，亦最久；政府不能控馭，人民不能自衛，輿論正義不能制裁，經濟文化武備皆爲私黨劫持利用者，實自玄宗啓之。開元（玄宗年號）承平既久，府兵之制漸墮，祿山蓄逆數年，時人知之而不爲備，一旦驟發，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士夫聞附忍死，蹂躪幸生，立國之精神垂垂盡矣。獨有顏氏挺然於河北二十四郡中，特立獨行，

存天地正義，爲古今完人，千載後有生氣焉。

顏真卿字清臣，唐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縣）人，五世祖之推，北齊時以文學名，所著家訓一書，極爲世重。從高祖師古博學，顯於唐初，從兄杲卿與真卿俱以忠節著。真卿諡文忠封魯郡公，能文章，尤工書法，筆力遒婉，世所目爲鉄畫銀鈎者也。

以孝事君

真卿少孤，母殷躬加訓導。真卿事親以孝聞。使河東時，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三十年不葬，延祚兄弟，坐廢終身，聞者聳然。其在朝廷，亦常以孝諍君，兩京既復，肅宗祭告宗廟，署祝文稱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玄宗）在蜀，可如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深達禮體。時太廟爲安祿山所毀。真卿請用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之例，肅宗不能從。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上皇居西宮，真卿首率百寮請問起居。因此遭忌。

正色立朝

其立朝正色直言，疾惡如讎，尤爲人所難能，御史吉溫以私怨構貶中丞宋渾，真卿斥之曰：「奈何以一時之忿，危害忠臣（宋璟）後嗣乎？」武部侍郎

崔漪醉酒入朝，諫議李大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俱劾之。廣平王俶總兵出征，陛辭之日，當闕不乘馬，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騎而出，真卿劾之。肅宗曰：「朕子每奉教戒，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且有足疾，姑優容之。」於是百官肅然。宰相元載，多引私黨，恐爲所論奏，乃給代宗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力詆元載變亂黑白，閉塞上聰，雖姦臣李林甫楊國忠所不敢爲者，載竟惟所欲爲，其詞激切，人爭寫此奏本騰布於外，未幾元載伏誅。

當玄宗朝，宰相楊國忠惡真卿不已，出爲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顯露。真卿因以霖雨藉口，修浚城池，潛行設備，料丁壯儲廩實，陽與賓客日游，縱酒賦詩。祿山以其爲書生而不措意。及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遣人馳奏。玄宗初聞變，卽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自得平原奏，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是何形狀，乃能爲如此事。」

真卿既守平原，河北兵以有主，聲勢遂振。祿山急馳攻洛陽，殺留守

李愬御史中丞盧弈判官蔣清，以三人頭付段子光使徇平原，真卿恐其惑衆，佯告諸將曰：「三人我識之，此頭皆非也。」因斬子光，異日乃取三人頭，棺殮祭殯，爲位痛哭，誓師，衆心益附。是時從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逆將李欽湊等，同日十七郡皆來歸，真卿與杲卿約共恢復。河北兵二十餘萬，共推真卿爲帥。會清河博平諸郡出師大敗賊兵，祿山聞之，急遣史思明等，襲取河北諸郡，殺杲卿，諸郡復陷，雖平原博平清河三郡猶未破，然人心危散不可守，真卿謀於衆，不得已，子身還朝。

當德宗時，宰相盧杞專權，改真卿官爲太子師，實則奪其政柄，復忌其在朝言事，遣人問真卿以欲居某州郡，真卿乃見杞曰：「真卿性褊，爲小人所憎，屢被竄逐，在平原日，見相公先中丞（杞父盧弈）忠血滿面，吾不敢以衣拭，親以舌舐之，今已老衰矣，相公忍不相容乎？」杞雖下拜，而恨真卿切骨。

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陷汝州，杞因奏曰：「顏真卿忠信才德顯於四方

面斥盧杞

臨難大節

，使往諭希烈，必信服其言，此亂可不勞師而定。」德宗從之，百官皆失色。李勉以爲朝中失一元老，貽國家羞。密表留真卿，德宗不聽。真卿行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兵已出，往無益，勸勿行。真卿答曰：「君有命，豈可避危難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洶洶慢罵，爭前露刃擬頸，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蔽之，揮退其衆。使真卿，就館舍，再三脅迫，奏表欺朝廷，又遣人說之，真卿怒不已。希烈召真卿大會其黨，以倡優侮朝廷。真卿怒數斥之曰：「公爲人臣，何敢如此。」拂衣欲出，時謀爲亂諸藩鎮之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吾輩久聞太師名德，公今欲建帝號，而太師適至，新宰相人選孰如太師者。」真卿叱之曰：「若等聞吾名，亦聞顏常山名否？是吾兄也。首舉義師拒祿山叛賊，臨難不降，舌雖被斷，罵賊不絕，吾年且八十，以君命來，有死而已，豈受汝輩誘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使甲士拘真卿，掘方大坎於庭，云將坑之，真卿不顧。會賊黨破張伯儀於安州。希烈使人持伯儀頭及旌節諸物以示，真卿痛哭投地，希烈愈欲降之，乃拘送

於蔡州。真卿因作遺表墓志祭文，自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稱帝，使問儀式。真卿曰：「老夫所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儀節耳。」希烈復遣人積柴真卿庭中，燔之以油曰：「不能屈節宜自燒。」真卿卽起赴火，賊黨遽遮止之。既而希烈聞其弟希倩伏誅，遂縊殺真卿。

真卿忠義貞信，節著千古，若非權姦擠陷，何至殞於賊手。浩然之氣，由是彌顯，信乎「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真卿與其兄杲卿俱以儒生臨大節，蹈大義，相因並著，而文學獨重於藝林，天下不以姓名稱，而曰「魯公」。爲世敬仰，非徒然矣。

唐杜如晦事略

唐太宗以雄才大畧，乘隋末大亂之餘，廓清宇內，濟世安民，開疆拓土，懾服萬國。吾國民族之偉大精神，彪炳史乘，而其計謀論斷，贊翼輔弼，則房玄齡，杜如晦爲之也。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陝西長安縣）人，少英爽，內負大節，臨機

輒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崇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補滎陽尉，尋棄官去。

參贊軍機

高祖入長安，世民引如晦爲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當時府屬多外遷，世民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世民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先擊破劉武周，降王世充，擒竇建德，定黃河流域之地，更遣將平梁楚，定朔方，遂統一。

獻策平內亂

世民威名旣盛，其兄建成及元吉嫉其功，協謀陷之。曲意事諸妃嬪，高祖曾爲所蔽，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外，爲書生所蔽，非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僮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一日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陰謀日彰，並密請殺世民，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世民密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

，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等，以安國家。世民乃先發難。旋受高祖禪而即位，是爲太宗。

太宗舉房玄齡杜如晦等總攬政治。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常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用賢退不肖，咸得其宜。時天下新定，一切典章制度，均待討裁。每議事太宗處，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契結，故能同心濟謀，忘身徇國，知無不爲，以作成帝業，改官制定選舉法，革田稅及兵刑之法；盛起學校，獎勵儒學，文學，置府兵，嚴武備，減輕刑辟，賦稅，以撫士民。如是海內無事，德化及於四陲，而貞觀之治，秦漢以後，首屈一指。故後之語良相者，必首推房杜云。

貞觀四年，如晦病篤，太宗遣皇太子就問，並親至其家，撫之咽哽。薨年四十有六，贈司空，諡曰「成」。

吾國文化武功之盛，漢唐媲美，太宗用兵如神，威服四方，虛已納諫，化及遠夷，制度典章，燦然畢備。開倭人來唐留學之風，典制東傳，至今仍具舊觀。房杜創制之才，實有大過人者焉。

唐郭子儀事略

古人有立身於庸暗之朝，而獨能成其蓋世之功者，莫如唐郭忠武王子儀。其一生所遇，皆艱難困苦，顧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者，豈有他哉，亦惟恃忠誠而已。

首振唐室
軍威

郭子儀華州人，身長七尺，體貌秀傑，少時以武舉從軍，犯法當斬，詩人李白，遊并州，奇其貌，特營救免死，迨為天德軍使（今吳喇忒旗西北），兼九原太守（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一百里），其時已過中年，唐室太平日久，府兵驕惰不中用。安祿山（營州胡人）反，起賊兵不及四月，而玄宗卽西入蜀，斯正子儀立功河北之日也。苟能稍緩須臾，豈不收拾較易，無如守土之官，率皆開門揖盜，朝命子儀為朔方節度使，率軍東討，子儀夙與李

光弼不睦，至是獨薦光弼使與僕固懷恩同引兵破賊於振武。（唐軍名，其地在今歸化城南）既而李光弼率蕃漢步騎萬餘，破賊於常山，賊將史思明据九門藁城以拒光弼，絕常山糧道，光弼遣使告急，子儀馳至，與光弼合軍，大破思明於九門城南，祿山聞思明敗，出精兵援之。子儀集將佐謀曰：「彼恃有新兵，必輕我，宜奮勇戰必可克之。」遂進，殊死鬥，殺賊四萬餘，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將迎王師，威名大振。

子儀大破思明即欲直搗范陽以傾賊巢，未及行而潼關不守，玄宗倉卒出亡。太子（肅宗）即位於靈武（今甘肅靈州西北），命招討節度使房瑄，（瑄字次律河南人，將兵復兩京，用車戰，大敗。是時子儀自河北率兵五萬來勤王，中途受命復兩京，乃先掃其四郊賊壘，克復潼關蒲州，以阻寇鋒。適回紇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來會，子儀與葉護宴飲修好，約為兄弟，誓平國難，集朔方諸軍與回紇及西域之兵共十五萬，由鳳翔至長安，子儀將中軍，李嗣業為前軍，王思禮為後軍，陣於香積寺。（長安城南灊水上）賊將李歸仁以

十萬兵陣於北，回紇以騎兵夾攻賊陣之後，歸仁大敗，官軍遂收西京，百姓大歡。

祿山子慶緒悉發洛陽兵十五萬西來，遇官軍於新店（在陝州西），聲勢甚壯。子儀擁大軍前行，使回紇登山乘賊之背，而賊伏兵山中，欲絕官軍歸路，衆大懼有戒心，子儀方揮衆進戰，遽令回紇從中發，於黃埃中騎射突出，賊驚顧曰：「回紇來矣！」遂大潰，慶緒走渡河踞相州，（今河南淇縣）官軍遂復東京。子儀尋入朝，肅宗勞之曰：「有唐國家，實卿再造。」

魚朝恩之
阻扼

唐室以禁軍驕懦不堪平亂，諸藩將及外族新兵威武，收復兩京，迎還上皇（玄宗），功高勢重，遂生疑忌。時安慶緒在鄴，猶據七郡，史思明在范陽猶據十七郡，高秀嚴在河東，尙擁兵數萬，乃命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率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子儀與焉，而不置元帥。慶緒被圍，求救於史思明，諸將謀先襲思明，子儀謀以安陽河水灌相州城，議不協，思明之兵，蓄銳驟發，諸軍激戰，指揮不一，戰馬甲仗十餘萬，潰棄殆盡。子儀乃

退保東都，詔令諸軍各還本鎮。魚朝恩乃獨歸罪於子儀，奪其兵柄，詔還京師，子儀受命，即日就道。

既而史思明再陷河洛，蕃吐亦且南侵。始命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管使，魚朝恩復譖阻之。未幾，李光弼兵敗，河陽失守，魚朝恩退保陝州，河中太原軍又皆亂，朝廷甚憂其合縱連賊，肅宗信讒多疑，乃不能不起用子儀兼副元帥，節度河北諸州行營，進封汾陽王。出鎮絳州（今山西平陽）。子儀在閑散之中聞命，即日赴召。京外強藩悍將，聞子儀出，莫不奉命。俄而肅宗崩，代宗嗣位，宦官程元振又有寵，忌功臣宿將，欲罷其副元帥。子儀內不自安，表進肅宗所賜手詔，因自陳訴，代宗爲太子時，與子儀嘗同患難，覽奏，優詔褒慰，程元振之譖，遂不果行。

時安慶緒史思明雖死，思明子朝義，尙据洛陽，雍王适（卽德宗）爲元帥往，議以子儀爲副，而魚朝恩程元振，格之不行。洛陽甫下，而僕固懷恩兵起汾州，使回紇吐蕃入寇，吐蕃至奉天（今陝西乾縣），京師大震，急令

子儀出禦之，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倉卒招募，得二十騎卽行，甫到咸陽，吐蕃已過渭水，子儀請益兵，又爲程元振所阻，吐蕃遂入長安，代宗出奔陝州，禁軍逃散，四出暴掠，子儀遣使往撫諭之，諸將還集，軍勢稍振。子儀涕泣誓師以共雪國恥，皆感激聽命。會白孝德引兵赴難，合勢進擊，吐蕃引退，西京乃復。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見子儀復立功。乃勸代宗居東都勿還長安，以子儀爲西京留守，子儀剴切上疏論作都關中之宜，代宗乃還西京，勞子儀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不戰却敵

僕固懷恩本番人，嘗偕李光弼從子儀收復兩京，屬立大功，爲魚朝恩讒構疑不能自明，遂舉兵反。李抱眞自邠州還京，對代宗曰：「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誠以子儀鎮朔方，彼諸叛卒皆不待召而來矣。」乃命子儀以副元帥爲河中節度使，諸叛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懷恩復誘吐蕃回紇黨項等族數十萬人入寇，京師又震。子儀謂：「懷恩素失士心，今乃引思歸之人爲亂耳，其將士皆臣昔所部，頗有恩信，今

聞臣至，必不忍以鋒刃相向。」諸將皆請擊賊，子儀不許，下令堅壁，果不戰而退。

未幾吐蕃又以兵衆趨奉天，黨項之衆趨同州，吐谷渾奴刺各部趨蓋屋而回紇繼吐蕃以入，懷恩爲主，以朔方兵繼回紇爲寇。子儀謂寇皆騎兵馳突不可輕與敵，請使諸軍節度，各出兵分途牽制扼其衝要，會懷恩死，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衝進，吐蕃引退至邠州，與回紇遇，復返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命嚴備而不出戰，偵知二寇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因遣牙將李光瓚說回紇，約與共擊吐蕃，回紇聞子儀尙在，不信，謂光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中國今已無主，故我輩相從俱來也，令公果在，可得見乎？」光瓚回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吾昔與回紇相契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平。」諸將請選精騎五百爲衛。子儀曰：「此無益，適以滋害耳。」子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輕身餌寇。」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卽

不遂，則身雖歿而家可全。」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子儀官中書令），回紇大驚，其帥藥葛羅，執弓注矢。子儀免胄釋甲投戈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面藥葛羅而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愛之有？」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子宴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使我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公戰乎？」子儀因取酒與諸酋長共飲，指天爲誓，因說以轉攻吐蕃，回紇乃遣其首領入朝，而率全軍進攻吐蕃，大破其衆十餘萬於靈武臺西原，所獲牛羊駝馬，三百里不絕，諸蕃寇遂退。當寇警之迭至也，代宗方與百官講佛經於西明寺。無子儀，梁元帝之覆轍，必再見矣。

晚年威望

唐至肅宗時，強藩專權之勢已成，西蕃之寇屢作，子儀雖以權術說退回紇，擊敗吐蕃，知此終非長久之計，每對代宗流涕陳詞，顧念制敵必須練兵，然以連年荒亂，籌餉不易，乃於鎮河中之日，先自耕百畝，爲全軍倡，由

是軍有餘糧。子儀年益高，功愈崇，位號且尊爲「尙父」矣。史稱其訓兵如子，料敵如神，雖強藩悍將無不畏之。降將田承嗣据魏州，最傲很，每見子儀所遣使者，輒西向拜問起居，指其膝謂使者曰：「此膝久不拜跪，今爲令公屈。」李靈曜据汴州，公私財賦經過皆被截留，子儀封幣過其境，必遣兵衛送，其爲悍逆小人所服如此。德宗建中二年，子儀卒，年八十五。史稱其一身系國家安危者二十年，信哉。

武功盛者多驕盈，而子儀特崇謹讓，嘗曰：「兵亂以來，俗少廉隅，苟西戎卽敍，懷恩就擒，當從留侯范蠡以遂初志。」此其用心甚苦，非彼不學無術者所能知之。唐史臣贊曰：「汾陽事上忠誠，臨下寬厚，所至必得士心。前後遭逢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臨敵陣，聞徵未嘗不卽日應召，匪躬蹇蹇，不以危亡易慮，故讒謗卒不能行。麾下將吏，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遇之如僕隸。權傾天下，而人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富貴壽考，備全終始。」綜子儀一生，此爲定論矣。

唐杜佑事略

唐自肅代以後，大患有二：內則閹宦專權，外則強藩擅命，內亂日熾，外族蠢動，度支浩繁，民力枯竭，憂國之士，莫能如何。杜佑承蔭入仕，德順崩後，兩攝冢宰，整理度支，物便而齊，優遊林泉，貴盛無比，可不謂明哲之士哉。憲宗以子篡父，處天地之奇變，王叔文寃死，一時才俊，如柳宗元等，貶斥殆盡。憲宗垂身闡發後，天子舉廢，操自中人，而唐祚隨之傾覆矣。然後知佑之不尙皦察，掌計治民，一以富國安民爲己任之苦心。蓋擅政治學經濟學之要者，亦亂世之秀傑也。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唐萬年卽隋之大興縣，爲今長安縣）人。曾祖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祖愨，右司員外郎，父希望，歷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贈右僕射。佑以蔭入仕，補濟南郡參軍。

佑爲剡縣丞時，潤州刺史韋元甫嘗受恩於希望，佑謁見，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視事，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旁，元甫試訊於佑，

受知楊炎
才優餽運

討伐

佑口對響應，皆得其要。元甫奇之，乃奏爲司法參軍。元甫爲浙西觀察淮南節度，皆辟爲從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入爲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史，轉撫州刺史，改御史中丞。

楊炎入相，徵入朝，歷工部金部郎中，並充水陸轉運使，兼和羅等使。時方軍興，餽運之務，悉委於佑，遷戶部侍郎。

貞元十六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爲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制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佑乃大舉舟艦，遣將孟準先當之，準渡淮而敗，佑杖之，及詔以徐州受愔，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乃於揚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修葺。

兩攝冢宰
貞元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德宗崩，佑攝冢宰，尋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館大學士。順宗崩，佑復攝冢宰。

整理度支

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

致仕終老

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朝廷尤其議。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

獻宗時，河西黨項潛道吐蕃入寇，邊將邀功，亟請擊之。佑上書弭兵，上深嘉納。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令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不名，常呼「司徒佑」。元和七年，被疾，復乞骸骨，表四上，憲宗不獲已許之。

佑卽於致仕之年，十一月薨。壽七十八，冊贈太傅，諡曰「安簡」。

纂修通典

初開元（唐玄宗年號）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爲時賢所賞。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其書載禮制未詳，多存兩漢六朝之名論，爲攷容臺著作者，所必宜研究之編。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上之，蒙詔褒嘉，命藏書府，大傳於世，爲古今士君子之所稱道。

佑性嗜學，精吏職，博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己任。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辯，設有疑誤亦能質正，始終言行無所玷。

杜佑位極將相，手不釋卷，燈下讀書，孜孜不倦，所著通典雖廣劉秩政典而作，要亦宏才通識度越前人。禮樂政刑之源，上下千載，有如指掌，鄭志馬考均從此書脫卸而出，洵爲講求中國政治學之所資。四庫提要稱其詳而不繁，簡而有要，源源本本足稱有用之學，對文化之貢獻，有傾筐倒篋而出之者矣。史家贊其博古通今，稱爲始終言行無玷。我自愛愛國之有爲青年，讀其書而法其人，當知所以自勉。

唐孫思邈事略 附韓康

思邈弱冠，善談老莊，兼好釋典，固爲個性之所近，要亦時代所支配。自西晉末年，五胡亂華起至隋之統一止，經三百餘年之混戰。論政治則篡奪相尋，暴君代作；論社會，則百姓流離，經濟破產，誠中國史上最長久之黑暗

暗時期。王充仲長統等首先排斥儒家，老莊思想流行，發生晉代玄學，後進少年，自命談士，知擺脫纏縛，而無思想哲理上之建樹，鄙薄營求，而忽畧苟且懶惰之弊，此裴頠崇有論江淳通道崇檢論之非難談玄，范甯著論，至謂何宴王弼非浮於桀紂，而無法挽回風氣也。楊堅開國，以玄學與文史儒並列爲四學，思邈生值釋理與佛學融合，儒教僵化之時，出世消極，不關世務，固爲思邈所處時代之風氣也。

孫思邈之
身世

孫思邈，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人。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弱冠通老莊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今河南洛陽縣）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學童也，但恨其器大難爲用耳。」

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乃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卽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美門廣成，豈虛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唐高宗）四年，高宗召

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唐高宗）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爲其居。當時名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皆師事焉。

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物反其常則爲病。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

史料之供

獻

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隋高祖）庚申爲開皇二十年，辛酉改元爲仁壽一年，是公元六〇〇一年也。詢之鄉里，咸云：近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親見，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善得攝生之術者也。

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述以授

，有如目覩。

唐初名士盧照鄰之論思邈也，謂：「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隋唐迄今，千餘年來，人孰不知國醫之王。惟思邈，足以當之，膽大心小，智圓行方。又言：「武夫干城，不爲利出，不爲義疚，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此其垂示剛毅發強，犧牲奮鬥獨立創造之精神爲何如耶？吾國今日，正坐士習萎靡，聞其言者，當亦頑廉懦立矣。

漢晉之間有韓康者字伯休，一名恬休。東漢霸陵（今陝西長安縣東）人。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三十餘年，口不二價。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我名，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

韓康之誠
實高潔

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禮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

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逃去以壽終。

東漢季世，宦官外戚，迭相水火，黨錮獄興，士類慘罹刑法，政治昏亂，官吏貪污，康蓋隱於市而遁於藥者歟？三十餘年，口不二價，其行卓，其心苦。誠實之操，高潔之行，流風餘韻，足以諷勵現世者多矣。

唐李淳風事略

附馬鈞

唐代學術外榮內枯，繁瑣矛盾，科舉束縛，驅全國士大夫思想於一目標，明經爲獵官之具，百家思想，既被壓抑，格物致知，尤遭鄙視；吾民族創造發明能力，漸以衰落。獨淳風不爲時尙轉移，憂憂獨造，擅長數術，於天文曆算多發明創作，固一代之秀傑也。

李淳風，岐州雍（今陝西鳳翔縣南）人，其先徙自太原。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

文集十卷。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

上言改造
黃道渾儀

貞觀初，以駁傅仁均曆議，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請改造黃道渾儀，有云：「……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疏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續，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其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因令造之。

創造三儀

貞觀（唐太宗年號）七年，造成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千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

第二名「三辰儀」，圖經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以轉於六合儀之內。

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甯而實約規短，又以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御玉衡於玄樹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

壽終

著述

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太宗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

貞觀二十二年，遷太史令，顯慶（高宗年號）元年，以修國史功，封樂昌縣男。咸亨（唐高宗年號）初，年六十九卒。

（一）法象志：淳風改作黃道渾儀後，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著書七卷，名爲「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稱善。

（二）曾參預撰晉書及五代史；晉書五代史之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又參預撰文思博要。

（三）注五曹算經，書成，高祖令或學行用。

（四）撰麟德曆：龍朔（唐高宗年號）二年，改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

（五）其他著作如所撰之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吾國學術，秦漢以降，主守斥進。魏晉以後，誤於清談。唐尙註疏，宋

結論

尚性理，明尚制義，清尚考證，晚近以來，談玄幽默，益趨空虛，腐敗頹唐，民志日卑，不知發揚，不能創造，今值文化復興之際，當以增加我民族之創造力，發揮光大固有之優秀文化爲先。顧吾東方文化，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等，放之四海而皆準，亟應發揮光大者也，如社會上所流行之五行陰陽等，乃漢人緯書之流毒，在在與科學相矛盾，誠進步之障礙。至如淳風，其學之精博，則未可概以五行陰陽迷信少之也。

馬鈞之製
作發明

淳風以前有馬鈞者，陝西扶風人。巧思絕世，嘗作「指南車」，反「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見諸葛連弩曰：「巧矣！未盡善矣。」改作之，可令力加五培。有上百戲於魏明帝者，能設而不能動，乃改益雕構，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春磨鬥鷄，變巧百端。

自黃帝作指南車，周公作欹器，已開施機自運之制，雖其器法，並已絕傳，而馬鈞尚能追修改製，其創造之精神，固已超出於「藝成而下」之傳統思

想矣。

宋寇準事略

宋太祖代周後，厲行中央集權政策，革除唐代之藩鎮。命文官典管州郡，而不能指揮駐兵，外族侵畧，無法抗禦。遂開二百年長被北方新興民族蹂躪之局，其時能審機制敵氣以戰爲和者，則寇準其人也。

寇準之身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今陝西渭南縣地）人。少通春秋三傳，十九歲舉進士，後任鹽鐵判官，應詔陳言，太宗器重之，擢尙書判吏部東銓。問時政得失，準對曰：「刑有不平。」太宗怒，召準問狀，準請召二府至，始復對曰：「祖吉王淮同侮法求賊，吉賊少而伏誅，淮爲參政王沔之弟，盜財多至千萬，罪止於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卽質問沔，沔謝，服罪受責。始知準可大用。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眞宗卽位，命準工部侍郎，尋改刑部。權開封府，又選兵部爲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使，命準裁定，乃以六判官分掌，繁簡始適中。眞宗

準之入相

久欲相準，愚其剛直難獨任，問畢士安孰可與同進。對曰：「準資兼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眞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積蓄，固不爲流俗所喜耳。」眞宗乃命與士安同平章事。

準爲相守正，小人常思所以傾之。布衣申中古告準通安南王元傑，幾不能明，賴士安力辯誣，下中古獄，具得姦妄，準乃安。

時契丹南寇，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知爲虛聲恐喝，曰：「是狃我也。」請練兵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統兵答攬奉其主隆緒及太后蕭氏大舉入寇，陷德清，逼冀州，遂抵澶州，謀渡河而南。邊書告急，一夕五至，準兼樞密使，談笑自如，但命帥簡驍銳，嚴設備而已。眞宗聞警，召準問謀，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北幸澶州。眞宗聞準奏有難色，將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宰相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奏，方議親征，參政王欽若江南人，密請幸金陵，

樞密同僉陳堯叟四川人，請幸成都。眞宗以問準，對曰：「孰爲陛下畫此謀者，可斬也。若車駕親征，將帥協和，敵自當遁去，否則堅壁清野，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輕棄宗社，遠之吳蜀耶？」眞宗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準恐欽若多言亂上意。乃奏出欽若知天雄軍，眞宗始決意親征，遣使之澶州宣慰諸軍，已而車駕至澶州南城，衆請駐蹕，敵軍勢方盛，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未振，虜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方領重兵屯中山以扼敵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當敵左右，四方鎮兵赴援者日至，又何疑畏而不進乎？」眞宗乃命渡河。既御北城門樓，張黃龍旂纛，諸軍皆歡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敵軍知我有備，氣始沮。

有王繼忠者，故中國將也，戰敗被擄，遂仕契丹。數爲契丹主言和好之利，至是又因諜者奏表爲眞宗言和；眞宗之親征也，本不欲行，至澶州，益震敵勢之強，惟懼和議之不成，乃遣曹利用議和，而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迎擊契丹數千騎於城外，斬獲大半，眞宗意始

定，欲還宮，留準居北城，徐使人視其所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酒，歌謔歡呼，使者還報，眞宗喜曰：「準如是，吾何憂耶？」未幾契丹使者韓杞，果持其主國書與曹利用偕來，利用言契丹求返關南地。眞宗曰：「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惟有決戰耳。若徒欲金帛，朝廷之體，固自無傷，允之可也。」準知契丹利在速和，固不欲與之歲幣，且欲邀其獻幽燕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眞宗曰：「數十年後，自有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之重困，姑從其請可耳。」準尙不可，會有讒準擁敵以自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眞宗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所不惜。」準聞之，召利用至謂曰：「有勅旨，汝所許若過三十萬，吾斬汝首矣。」利用至契丹軍，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歸，兩朝國書，中國爲兄，契丹爲弟，中國之納賄外交，自是役始也。然由是兩河民得安堵，西夏趙德明失牽制之謀，亦歛塞內附，二方既定，西北畧安三十餘年。邊無牧馬，準之力也。

寇準在中書，喜進寒峻之士，每御吏缺，必擇朝士之尙氣敢言者。一日除官，同列命堂吏進例簿，準笑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稽例故守資格，一吏職耳，進賢退不肖之爲何也。」同列多不平，王欽若尤深嫉之。眞宗待準甚厚，會視朝，準先退，以目送之，欽若進曰：「陛下所以敬準者，爲其有功社稷耶？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以社稷臣目準何也。」眞宗愕然問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今以萬乘之尊，而聽虜邀盟，是城下之盟也。何恥如之！陛下知博乎？博者輸錢將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斯已危矣。」眞宗愀然不樂，由是顧準少衰，未幾竟罷爲刑部尙書，出知陝西，而以參政王旦爲工部尙書同平章事。未幾詔準移知天雄軍，會契丹使者來聘，過大名問準曰：「相公功高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天下無事，天雄爲北門鎖鑰，非準莫與屬耳。」於時欽若有寵，準所舉丁謂，爲三司使，謂機敏有智畧，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莫不釋然。眞宗奇其才，駸駸嚮用，欽若與謂相比

準之貶竄

，羣邪漸進。

初，王旦繼準爲相。會天下無事，旦慎守法度，無所變更，眞宗久而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論奏，必問王旦以爲何如，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上前。羣臣爭執異同，旦徐一言以定，莫不釋然。封禪事起，旦不能力爭。以年老多疾，請罷機務。眞宗語旦曰：「卿倘有不諱，天下事當付之何人？」旦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曰：「準性剛，更思其次。」旦曰：「他人則非臣所知矣。」眞宗久欲相王欽若，旦力言如欽若恐非其選，乃止。及旦罷，欽若始相，當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相。」子明者，旦字也。久之，欽若以交術士免官，寇準乃復入爲相。時丁謂已參政矣，陽爲戚親，伺人顏色，實則密圖忌間之漸，一日會食政事堂，準啜羹污鬚，謂起代爲拂之，準笑曰：「堂堂參政，乃爲宰相拂鬚耶？」謂大慚，由是恨準刺骨。會帝有瘋病，事多決於劉后，后故警敏有才智。準深以爲憂。一日準請問言於眞宗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念社稷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

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眞宗頷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以億剛正有守，欲援入府政，俾佐已，已而爲謂所偵知，因譖準，時眞宗疾已昏眊，不記與準有成言矣，竟罷準政事。準既罷，謂遂與皇后謀貶準嶺外爲雷州司戶，眞宗不知也，一日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左右畏謂威莫敢對。後準竟死於雷州。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二十年，始賜諡忠愍。

準疏通博裕，果敢沈毅，官居鼎鼐，宅無樓臺。而澶淵一役，抗難犯之色；及其再相，閹閹親政，猾險當道，準排邪斥奸，瀆死不顧，而後知大止不可干，大奸不可肆，義在則死不足畏，義亡則生不足惜，勢無以移其操，利無以疚其心，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其準之謂乎？

宋張載事略

印度學術思想，輸入中國，歷六朝迄宋，爲心學之宗，終於儒家溶合而有宋代理學之崛起。張載身逢其會，秉剛毅之質，陋居苦學，遂開洛關學派

之先聲。

身世與幼
年

張載，字子厚，郿（今陝西郿縣）人。爲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謂之曰：「儒者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遂翻然志於道，既而以爲未足，又訪求諸釋老之書者累年，博覽之後，復反於約，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聽從者甚衆。一夕，程灝程頤二先生至，與論易，二程於載爲外兄弟之子，卑行也。而載心服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轍坐轍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

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載名行之美，以東帛聘，延居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

雲巖政績

應聘講學

嘉祐二年（嘉祐，宋仁宗年號，時爲公元一〇五七年）舉進士，爲郿州（今陝西郿縣）令。政事以「敦本善

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於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閻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時命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翕然。

熙甯（宋神宗年號）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御史中丞呂晦叔（公著）薦載於朝曰：「張戡，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悅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戡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戡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安石默然，其所語多不合，寔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請，復命按獄

浙東，程伯淳時官御史，爭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

陋居橫渠
修學明志

會弟御史天祥及伯淳，並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鎮，至僻陋，僅田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戰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諸心，以修辭命，辭命無差，以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凡學者有問，必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禮爲的，以孔孟爲法。患喪祭無法，世於期喪以下未有衰麻之變，流俗祀先循節序祭不嚴，於是勉修古禮之意，以倡薄俗，爲製期功而下之服，輕重如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必使助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

二次應詔
倡禮之不
遂

復謁告歸
終道病歿

氣質

濟貧及獎
勵後學

爲之。」聞者始疑笑，終乃信從相倣，闢中風俗，爲之大變。

熙寧九年（時公元一〇七六年），呂微仲（微仲，大防字，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志，其術畧可施措，宜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詔下禮官議祭禮，禮官狃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載力爭之不能得。

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病告歸，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詔賜館職及賻。

載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取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卽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私干之。

載居恒以天下爲念，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輒喜，答學問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常不開其端。行遊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申誨，惟恥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貲者，輒粗糲與共。

論治先務

載嘗言三代之治無不以經界爲急，經界不正，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歛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世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載始爲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祇益口耳，無爲也。」程灝聞之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也。」載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

著述

載所著書，曰「正蒙」嘗自言：「吾爲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宣在左右，曰「訂頑」曰「砭愚」，程頤改曰「

西銘」「東銘」。程頤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自孟子後未嘗有也。

歐學古力行，篤志好禮，世稱「橫渠先生」，門人私諡曰「誠明」，朱文公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不已概橫渠之學耶？方今東西文化，共爐而冶，砥勵創造，端賴出新，正如理學之蕪出，孕育未來之文明，其所揭之「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實教育之要綱，公民修養之準繩，未可忽也。

宋呂大防事略

附呂栢

北宋朝官多君子，至蜀黨，洛黨，朔黨鼎足峙立，而遂不能相謀，雖秉公理而不恤。籌西北則內外歧其策畧，計內政則新舊逞其意見，間有獨立不附黨派，實事求是，處處以邊計民生爲心者，當首推呂大防焉。

藍田呂贇六子，其五登科。大忠，字進伯，登第後，條陳地方利害，主張以弓箭與義勇，擇一而用，可省兵屯，遠使求代北地，力持不可，其上生財養民十二事，教馬涓以臨政治民之要，言夏人戍守之宜，均有知彼知己之

呂大防之
身世

卓識。知渭州，籌秦渭邊事，以關陝民未裕，欲取橫山以鞏固秦渭，不求近功；卒以與章惇會布不合，遂致仕。

大鈞字和叔，嘗從張載游，能守其師說，居喪一本於禮，推行於冠昏飲食慶吊之間，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各列爲圖籍，呂氏鄉約，多出其手，而執行最力，馘每觀其勇爲不可及；後因討西夏爲從事，代李稷請糧面折種還，士論多其膽識。

大臨字與叔，爲程門四先生之一，每欲掇習三代遺制，令其可行。論選舉，主張「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進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任考功。」頗中時弊。富弼致政學佛，貽書責其不應獨善。

大防字微仲，其內行與兄大忠弟大鈞大臨相若，性以厚重恣直。其學於禮樂兵刑，河渠，農政，邊防，均能講求實用。第進士，累官至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爲相於母后垂簾之秋，雖以直道愠於羣小，死於貶所；而能使

大防之水

利農田

大防之籌
邊設防

當時之治，比隆嘉祐，其清風大節，實在元祐諸賢之上，故分次詳之。

永壽縣城無井，居人汲於澗，大防爲令，行近境，得二泉，欲引入縣，城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及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及知青城縣，時圭出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乃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於官而概給之。

青城外控汝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之才。韓絳宣撫陝西，大防知延州，欲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大防獨留戍兵修堡障，會環慶兵變，絳坐黜，大防亦落職，然其見事於先，已同是司馬溫公屈野河西築堡之心也。知華州時，朝廷方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罷，民力比他路爲饒，而供億軍需無貽誤，人歎其難云。

西夏使來，詔問大防以待遇之計，且曰：「向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

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後悔，爲當奈何？」大防因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關，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其意，足以測情僞矣。新得土地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元祐元年，拜尙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

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爲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惟其對邊事無須臾之去於心，故能指揮若定也。

英宗卽位，大防卽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五事。」又上言：「主威不立；臣權大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遠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八事。」

神宗卽位。大防乃陳九宜之說，累數千言，其畧曰：「養民，教士，重穀，此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此綏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其先後條陳各事均能

大防立朝
丰采與貶
鼠

扼舉事實，切中時弊，故宣仁后留之京師，手扎密訪，至於三四。

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其立朝挺挺，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進，同心戮力，以相王室，進退百官，不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前後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未許，後爲山陵使，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使其鄉社，哲宗慰之曰：「卿暫歸故鄉，行卽召矣。」會左右正言等先後攻其墮壞役法，奪學士知隨州，又有言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無誣誣，徙安州。時大忠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慰之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事爲章惇知，於是繩之愈力，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行至虔州而歿，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徽宗卽位，復其官，高宗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敏。

大防兄弟，互相切磋，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曰：「凡同約

呂氏鄉約
與藍田禮
學

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關中化之。朱子增益爲呂氏鄉約，直合禮教鄉政而爲一，爲後世言鄉約者所取法。近人稱爲「藍田鄉約」者，以藍田學案著也。大忠每聽人講論語必正襟斂容，其於諸弟，雖顯如大防，亦嚴厲不假以顏色。大防爲相，慍於羣小，大忠勸其辭職，以避滿盈之禍，大防連遭貶謫，又以所進官請爲量移，大鈞辦理鄉約，大忠勸其從寬，以免鄉人解體。大防且勸其修改家儀，改爲學規，免爲外人譏刺，朝廷干涉，而爲身家性命之保全。兄弟之間，怡怡切切，人稱「藍田四呂。」今藍田縣北有呂氏四獻祠，歲時鄉祭不衰。

呂柟之學
行

大防後五百餘年，有高陵人呂柟字仲木，號涇野，少絕儻悟，有志聖賢之學，不妄語苟交。入正學書院，與章俊茂游。計偕不第，講學京師，與友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毋徒舉業，以要利錄，毋徒任重，弗克有終。」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爲法。後登止德三年進士第一，劉瑾以同鄉致賀。

，却之，瑾銜甚。在翰林，操介蓋勵，因西夏事，疏請帝親政事，瑾惡其直，欲殺之，乃引去。未幾，瑾敗，禍延朝紳，人咸服之。壬申，應詔疏陳六事，皆武帝之荒德，人所不敢言。不報，引疾去，築東郭別墅於邑東門外，四方來學者日集。與馬理，韓邦奇，李孟陽稱「關中四先生」。朝鮮國乞頒賜其文字以爲本國式，其爲中外敬慕如此。世宗嗣位，首召柟，會大禮議興，甲申奉修省詔，復以十三事上言，下詔獄，一時直聲震天下，有「真鉄漢」之稱。

謫判解州，恤熒獨，減丁役，勸農桑，興水利，築隄護鹽，善政犁然，學者益衆，創解梁書院居之，行呂氏鄉約法，擇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諸儀，朔望令耆德者，講會典，廉訪孝弟節義者，表其閭，求于夏後教之，建温公祠。正夷齊墓，政舉化行，俗用丕變。後遷南京國子祭酒，先後幾九載，海內學者大集，風動江南，環聽者幾千餘人。猶日請益於甘泉湛若水，切磋於鄒東廓，人呼爲「眞祭酒」。

初王守仁講習東南，當道某深嫉之，有士子對策，請將宗陸辨朱者，誅

其人，火其書，枘以迎合主司，力爭罷之。至是又有論漑若水爲僞學，枘白諸當道，已其事。霍文敏爲南宗伯，與夏貴溪有隙，時相聚詬夏，枘諷以「大臣誼當和衷規過，背憎非體，」霍疑其黨夏；既而夏數短霍，枘對霍雖少褊，固天下才，公爲相當國家惜才。「夏亦疑其黨霍，枘亦未常自白，其忠信篤敬如此。會廟哭，自陳致仕，歸與其徒呂愧軒，講學以終，家無長物，著書極夥。卒年六十四，謚文簡。卒之日，高陵人爲之罷市，四方門人聞者爲位而哭。

彼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漑若水，獨枘能恪守程朱家法以立志爲先，慎獨爲要，忠信爲本，格致爲功，而一準於禮。主先知後行，重躬行不重口耳，平居端嚴恪毅，接人則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凜然兢烈，置死生利害於不顧，終身未見有惰容，教人因材造就，總以安貧改過爲言，不爲玄虛重遠之論，故其徒多篤行之士云。

當宋明時，崇尚官權，而呂氏鄉約，獨提倡自治，以行使民權，呂氏兄

弟，大防爲橫渠同調，整潔簡樸，兄弟同受橫渠教誨，同爲「關學」中之健者。同以禮義廉恥相勸勉，「秦人不黨」於此可見。宜其他邑倣行，關中化之也。方今以新生活詔示國人，以發展西北爲急務，聞呂氏之風，有不奮然興起者乎。

宋韓世忠事略

附梁夫人

合羣立國，有不可缺之最要原質，「尙武精神」是也。我國尙武之風消亡於宋，洎鴉片戰後百年之間，國恥不絕於紀，其不競也，所由來者漸矣。蓋自北宋開國，太祖被擁立於諸將之手，以右文傳爲家法；子孫雖當喪敗之餘，猶復猜嫌武臣，致終宋之世，長爲北方新興民族所蹂躪。高宗天資陰刻，益不喜將帥之建大功，得民心，重以劉苗之變，幾爲周赧漢獻之續，復辟以還，痛定思痛，所刻刻以猜防者惟武臣而已。岳飛功最高，則殺之，韓世忠次於飛則廢棄之，張俊之卒伍庸才，劉光世之遇敵奔潰，則始終恩眷勿替焉。秉國鈞者之用心如此，而南渡志士名將良臣，顧猶望神州之光復也，夫亦

可傷也哉。

出身及幼年戰功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今陝西膚施縣）。風骨偉岸，目瞬如電，少貧無產業，嘗爲省倉負米。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隸鄉軍籍。崇寧（宋徽宗年號）四年，遣禦西夏於銀州，世忠斬關殺敵，諸軍乘之，夏人乃以重兵退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銳奮戰，夏兵解去，復由間道出，世忠所部敢死士殊死鬥，顧敵有騎士銳甚，世忠問俘知爲監軍駙馬兀朮，卽驟起躍馬斬之，敵衆以潰，勇績漸彰。

擒方臘之勇略

宣和二年（宣和，宋徽宗年號），睦州淳化（今浙江淳安縣）人，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爲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詔令有能擒臘者卽授兩鎖節鉞，世忠自以兵二千仗關堰，伺截追擊，賊敗而遁，世忠窮追至睦州（今嚴州）清溪峒，諸將繼至，莫知所從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身直前度險，仗戈擣賊巢，格殺數千人，擒臘以出。其爲民除害，勇往邁進之精神，非盡爲功名心所促使也。他將領兵截峒口

滹沱河以
少勝敵

掠以爲己功，別帥楊維忠還朝奏其事，世忠擒臘之名始顯。

幽冀雲燕，十六州自五代石晉賄割與遼，而中原遂無屏障之地。宣和四年，金人強大，宋人乘遼之敗欲以恢復燕山，調諸軍往，至則皆潰；世忠方與蘇格等五十騎抵滹沱河，燕山潰卒已舟集，猝遇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命舟卒艤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使格等列高岡，戒勿先動，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敵不意，突擊其執旗者，格等因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敗亂。夫以五十騎當二千強寇，須臾決策，化險爲夷，鎮定臨機，非徒勇也。

雪夜擣營
之忠義

眞定陷於金，世忠知舊友王淵守趙，情勢危急，亟往助之。被攻益急，糧盡援絕，弗去，會大雪，夜半，世忠以死士三百擣金營，敵出不意自相驚亂，趙圍遂解。世忠以淵有知遇之雅，故急人之危，臨難不去也。

擇都卓識

徽欽二帝被擄北去，康王趙構以天下兵馬元帥即皇帝位，是爲高宗，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以爲恢復之資，時論不從。金人再渡河南，宋

軍士皆遁，世忠被矢，力戰得免。改屯淮陽，合山東兵拒敵，金人分兵趨揚州，以大軍迎戰，世忠兵少不敵，夜引退。

建炎二年，高宗議移蹕，張俊等請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饒，根本重地，今若舍之，人心一懷疑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關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留兵守江淮，分兵衛軍駕，今約十萬人，分之止餘五萬，又安可保防守無患乎？」高宗乃已。世忠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高宗已往杭州，乃由海道赴行在。

苗劉之變
與師靖難

高宗之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殺王淵及諸宦官，擁兵逼帝下詔遜位於皇子昀，而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改元明受。張浚時在平江（今吳縣）謀討亂，以書招世忠相見，令率兵由秀州（今嘉興）勤王，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取詔焚之，進兵益急，苗劉震恐，始白太后還政於帝，復以建炎紀年，兵次臨安，世忠瞋目大呼突戰，賊衆大潰，苗劉以精兵二千夜遁。世忠馳入見帝，奏曰：「賊擁精兵南行，距甌閩甚邇，偷成巢

金山黃天
蕩之捷

窟，卽難遽滅，臣請速討，當執俘以朝。」遂出，躬自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卽徒步挺戈而前，生擒正彥等送行在，果如其言。高宗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旌功。

金帥兀朮南侵，移蹕之議又起，張俊等復請由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再棄江淮，更有何地？」高宗乃命世忠守鎮江。金兵浮江而東，宋軍皆敗；建康失守，世忠退保江陰，尋聞高宗已幸浙東，乃亦前軍駐青龍嶺，中軍駐江灣，（吳淞江口之將灣）後軍駐海口，欲以邀擊金之歸師。頃之，世忠留精兵防護鎮江，兀朮欲渡，先遣使約戰期，世忠謂諸將曰：「此間形勢，金山龍王廟最高，虜必登以覘我，因先遣兵分伏廟中及岸側，以鼓聲爲號，敵騎果至，伏兵猝起，獲其二騎，見一紅袍者跳馳脫去，或云兀朮也。」

旣而會戰江中，世忠領舟師衝突，婁梁氏親司鼓號，督進攻，俘獲金兵甚衆，兀朮以不習水戰，乃溯流緣南岸，且戰且西行；李革太率援兵自淮東

來則緣北岸，世忠亦緣北岸拒二酋於黃天蕩，密使艦泊金山下，預以鉄纜貫大鈎匿艦中，明旦，敵鼓譟而前，世忠兵與艦爲兩道，游出敵之後，輒以纜鈎曳敵舟，沉之。兀朮窮蹙，見世忠兵整暇，益沮氣，先後相持四十八日，欲歸不得，或獻策曰：「老鶴河故道雖堙，若繫之可達秦淮。」兀朮卽連日夜鑿渠，長僅三千餘里，水遂通舟，趨建康，世忠亟麾軍追擊，乘風使篷，舟師往來如飛。兀朮謂其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我不習水，將若之何？」有閩人王姓者，教金兵以土鎮舟中使定，以漿穴板出，使櫂，俟風息出江上，以火箭射南軍箬篷使戰則勝。兀朮從之，明旦天霽無聲，宋軍帆弱，不便，金人引兵浮江，以舟縱火箭注射，宋軍驚亂，兀朮從容北去。

黃天蕩之役，世忠僅八千人，扼兀朮兵十萬於江上，每戰必克，金自南侵從無如是之敗者，乃世忠竟以兩漢奸而功不成，甚可惜也。

劉豫出兵會合金軍南下破楚州，世忠受詔，自鎮江濟師，而使統制解元守高郵，當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金騎兵。伐木爲柵，自斷歸路，示

士卒以必死。

朝使魏良臣如金議和，道出大儀，世忠置酒與別，盃一再行，郵報旗牌沓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退守江南。」卽命撤爨，班師，世忠度良臣行已出境，乃令移軍疾趨大儀，分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授以密計，金帥已見良臣，聞世忠軍已南渡，卽擁兵追至江口，距大儀五里，伏兵四起，宋旗與金旗色號錯雜，時久雨初霽，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入金陣，上搯人胸，下斫馬足，金兵多陷泥淖中，不得出，死傷無算，俘官長二百餘人。高宗得其捷報，喜曰：「朕知世忠勇，必能成功。」論者謂爲建炎以來武功第一，金人自經此役，始有允和之意。

鎮守楚州
紹興六年，（公元一一三六年）奉命移屯楚州，（今淮安縣）以撼山東，卽日舉軍渡江，披草筴，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將士有臨敵怯戰者，則遺以巾幘，故咸爭自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兵爭殘敵之區，經其措置，遂爲重鎮。

世忠在楚州飯伺隙出侵山東，前後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岳武穆尤深敬之。在楚計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足食足兵爲恢復謀，會和議事起，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先後上疏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願以身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使我舉國士大人，盡爲陪臣，恐人心一離散，士氣卽不可用，復請馳驛面奏，均不許。世忠憤極，欲伏兵洪澤劫金所遣使，破壞和議，事未果行。秦檜恨忌世忠，召之入朝，罷其兵權。

忠世遺事

世忠天性戇直，勇於任事，岳飛入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力爭之。生平嗜義輕財，奉公守法，功高勢盛，絕不驕矜，受賜官田獨如民例，歲納租賦。（唐宋功臣食實封田不稅。）軍行所遇，農人皆荷鋤而觀。知人善任，所引如成閔解元等，均起自行伍，立功秉節。解兵罷政，家居十年，澹然自如，騎驢載酒，遨遊湖上，口不言戰功。及寢疾，舊將吏往問，世忠語之曰：「吾以布衣百戰，不得恢復中原，今乃保首領歿於家，諸君尙哀其死

耶？」遺戒家人曰：「吾名世忠，子孫毋以忠字爲諱，諱忠不言，是忘忠也，」卒諡忠武，孝宗朝追封王。

對於軍用品之貢獻

武器不利，不能捍衛國家，保護人民，世忠平時於器仗之良窳，甚爲留意，凡所規畫，精慮過人，後世相傳之克敵弓，連鎖甲，瘦猊整，掠陣斧，跳澗習騎，洞貫習射，皆世忠遺法也。其在淮東時，卽以克敵弓取勝，後上其制於朝，詔下軍器監依式選工精製，頒行各軍，當時賴以禦敵。

結論

南渡諸將世以張韓劉岳並稱，世忠雖時見失利，而戰功可指數。他如張俊僅削平內地羣盜耳，與金遇輒望風鼠竄，楚州之失，俊則畏縮亂避；劉光世則五奉御札，訖不發兵，苟且泄沓，國之不亡僅矣。

附梁夫人

苗劉兵變時之梁夫人

苗劉明受之變，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苗等所質，防守嚴密，世忠勤王不顧其私，兵至秀州，苗等始懼而謀諸宰相朱勝非，勝非給苗等以招徠諸將士，安反側之心，宜白太后，遣二人撫慰世忠，於是召梁氏入，封

安國夫人，俾往宣諭。梁氏疾驅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遂成反正之功。

桴鼓助戰
之梁夫人

黃天蕩之戰，梁夫人於舟中親執桴鼓以勵衆致死，始克捷，其事具載建炎繫年要錄中，別史又載梁夫人於江中之戰，會上疏劾世忠失機，此誠女界中之英雄也。

饑楚州時
之梁夫人

楚州當劉豫殘破之後，世忠初至，遣人結山東豪傑約其乘機遙應，宿州馬奏及太行羣盜，多奉約束，金將趙榮王威又以宿亳二州來歸，雖事前設策效之，亦梁夫人躬親勞苦，同心協助，有以致之。觀夫人在楚州時，手織蘆薄爲屋，佐世忠立軍府，夫婦爲國，努力忘身，尊卑一體，人心感奮，兵民激厲，流亡還集，故能成事，夫人忠勤勇武，異乎南方之強，朱子（元晦）謂其爲西州婦女之秀，在貧賤時寄迹京口娼家，如羅大經鶴林玉露紀述不誣，則女閭之中，賢豪奮發以自立，其垂範勸懲於後世女界者，不尤大哉。

元郭侃事略

蒙古自太祖成吉思汗先後七十年間，不僅統一中國，且屢次西征，深入歐洲腹地，紀元一二一七年太祖親征中亞各國，一二二四年命將由欽察攻入歐洲俄羅斯，敗其聯軍，是爲第一次西征。一二三七年太宗窩闊台又遣將征討欽察，深入歐洲，虜俄王，西至波蘭，西南至匈牙利，奧地利境，直沿多腦河東岸，是爲第二次西征。一二五八年憲宗蒙哥，命弟旭烈兀爲將攻滅報達，進兵敘利亞，與東羅馬帝國接壤，是爲第三次西征。建立蒙古大帝國，跨有歐亞二洲，版圖之廣邁越前史。在第三次西征時從之馳騁萬里，建立殊勳者，則有郭侃其人焉。

家世及初立功

郭侃，字仲和，華州（陝西華縣）人，唐賢郭子儀之遠孫，祖寶玉善騎射，父德海資貌奇偉，亦通兵法。侃幼奇異，丞相史天澤愛重留養之。弱冠爲百戶（百戶，元代兵制中之指揮官。）鷲勇善謀，金人都汴設戍衛州（今河南之汲縣）鎮汴都之北門，爲元所奪，金將伯撒謀反攻，侃擊破其兵四萬於衛州城下，因渡河襲金歸德，又敗金兵於關伯臺，復從攻汴，再破金兵，

累功授把總，屯太原，以下德安功爲千戶（千戶轄十百戶）。

木乃奚立功

憲宗遣其弟旭烈兀率師西征，侃送兵仗至和林，旭烈兀留之爲助，侃從攻木乃奚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將忽都答爾兀朱算灘，（算灘，蘇丹，皆譯音，猶華言王也。）進至乞都卜城，城在担寒山上，懸梯上下，守兵精悍，環圍以攻，莫能克，侃乃架大砲擊之，守將卜者納失兒降。

旭烈兀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其父阿力据西城拒，侃破之，走據東城，復攻破，殺阿力，西行至兀里兒城，將誘敵戰，先設伏令曰：「聞鉦則起。」敵至伏發，又盡殺之，海牙算灘降。又西至阿刺汀，破其兵三萬，拶答而算灘降。

大食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父子相傳歷四十二世，丁壯勝數千萬，侃從旭烈兀攻其都報達，破其兵七萬，屠西城，又以大砲破東城，城中殿宇皆沉檀木，焚之，香聞百里，得七十二絃琵琶，五尺珊瑚燈檠，此兩城並夾體格力斯河，西城外挾市廛，內築子城，東城尤峻厚，上列防守台百餘，侃

報達立功

進攻時度其日夕難下，預造浮橋橫斷河道，城破，其王木司塔辛（或稱穆斯太沁）已登舟，見浮橋知不可脫，自縛詣軍降，侃縱萬馬踐斃之，其將紂答兒率兵遁走，侃追之至暮。諸軍欲就地營宿，侃不可；前行十餘里乃止；夜中暴雨，先欲宿舍處，積水甚深，衆始服。明日追及獲斬紂答兒，遂拔三百餘城。

天方立功

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方（回教國），其將杜石致書求降，衆信其無他，欲不爲備。侃曰：「欺敵者亡，古有明訓。」乃嚴備以待。杜石果率兵來襲，侃擊敗之，下其城百八十五，自是葱嶺以西暨裏海，元兵所及皆無與敵。又西行至密昔兒，（紅海東岸）會日暮已休營，留居病卒，復起軍西行十餘里始宿頓，下令銜枚轉箭，使敵無所聞。其夜密昔兒兵來潛襲，殺病卒，乃可算灘四出偵不見大軍，驚侃爲神人，遂降。

富浪立功

旭烈兀命侃西渡紅海收富浪，（Frank）又名佛郎，阿刺伯人對西歐之公稱，此時之富浪卽西歐之騎士團，或言爲埃及及別部）侃諭譯以禍福，兀都算

灘亦來降，師還，道經石羅子，（波斯灣東），有敵來拒戰，侃直出掠陣，一鼓敗之。換斯干阿答畢算灘降。至寶鈺（在波斯灣東）侃以奇兵掩擊復大敗敵，加葉算灘降，又破兀林（即俄羅斯）游兵四萬，阿必丁算灘懼乃降，得城一百二十四，西南至乞里灣，忽都馬丁算灘來降，西域平。捷至釣魚山，聞憲宗病歿，乃還鄧開屯田，立保障。侃征西域前後七年，誅名王一，降國十餘，得城以千計。十字軍居留人惶恐求救，英法震怖。羅馬教皇謀欲重興十字軍以出禦蒙古。向非憲宗之喪，則蒙古西南畧地，其兵鋒當不止此矣。

上建國策

元世祖（忽必烈）繼憲宗即位，侃請建國號，築都城，立省臺，興學校等條陳二十五事。尋擢江漢大都府理問官，益都李壇徐州總管李杲哥反，世祖召問計，侃對曰：「群盜竊發，猶桀中虎，內無資糧，外無救援，築城之坐待其困，計日可擒也。」賜以尙衣弓矢出征，即馳至徐，斬杲哥，賜金符，爲徐邳二州總管。杲哥之弟驢馬復來擾，侃出載破之，得其戰船二百。

至元三年，侃上言：「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計一屯所出，足供軍旅一日之需。」四年至七年先後討平吳乞兒及道士湖王僧臧羅漢等，帝以侃長於軍務，擢爲萬戶（一萬戶轄十千戶。）復從軍下襄陽，平江南，遷知寧海州。

侃行軍有紀律，野炊露宿，雖風雨不入民舍，勛績以西征爲最著，立功萬里之外，不減於唐之李靖，亦無忝於爾祖矣。其所至興學課農，吏民畏服，則固不僅以武畧過人，抑亦馬援杜預之續也。

明王恕事略

明初君權過重，庸主御極，政權旁落。憲宗尤昏庸，寵任太監汪直，於東廠之外別設西廠，使直主其事，專司緝案，誣害正士，宇內騷然；迨憲宗崩，孝宗立，勤於政事，內治始修。其時有王恕者，獨能以直聲著。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陝西三原人。第進士，條刑罰不中者六事，皆議行。知楊州，發粟振饑不待報，擢江西布政使平贛寇。憲宗初，以沁代河

南布政使，荆襄之亂，恕與尙書白圭共平之，殲大盜千劬劉通，及其黨和尙石龍，嚴束所部不得濫殺，於是流民復業。父喪服除，以刑部右侍郎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每因災變，講求對策，一以愛民爲重。

雲南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西控諸夷，南接安南，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爲巡鎮撫之，改恕爲右都御史以行。初能佯奏安南兵入雲南境，遣指揮郭景遣安南王黎灝珍物，灝遂欲通雲南，幾釀邊患，諸臣畏宦官黨勢，不敢奏；能又頻遣郭景交通千崖孟密，納其重寶無算，恕遣騎執景，沒收其財輸京師，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能又獻黃鸚鵡邀寵，恕請禁絕，一時勛臣世帥，皆斂跡。所役官軍士民，皆還部業，使者奉差皆不敢索賄，勢家假驛傳運私貨者，皆自雇役。時安南納江西叛人王某爲謀主，遣謀入臨安，又由蒙自市銅鑄兵，將伺隙襲滇，恕請增二副使飭邊備，其謀遂沮。恕居雲南才九月，威行徼外，黔國公沐氏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

南畿之政
績

直聲動天下，且盡發貪暴狀；能大懼，急屬近貴請召還恕，會商輅等以忤汪直罷，遂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遂得無事。

恕還南京數月，遷兵部尙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託，抑僥倖，勵名節，中貴無敢干謁。舊輔萬安等，不能有所軒輊，同事既皆不悅，加以錢能諸宦侍屬譖，獻宗亦惡其直言，改命恕巡撫南畿，恕乃興利除弊，力阻權倖，先後陳建至六十，雖忤旨無少避，時有「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之謠。憲宗起用傅奉官，恕諫尤切，憲宗愈不悅，因批落恕宮保，以尙書致仕，朝野大駭。

進用與備
直

恕於憲宗季年最負時望，而坎坷最甚，其歸也，名益高，臺省推荐無虛日。孝宗卽位，首召恕爲吏部尙書，同時降黜傅奉官二千餘人，恕於此時年且七十有三矣，力圖報稱，有愈於前。或言恕賢且老，不應任劇職，宜參大政。孝宗曰：「恕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會湯鼐訐恕請停經筵爲失職，恕迭奏請還，優詔不許。

晚節與學派

泊致仕，年且九十，諸生秦諱馬理、雒昂輩從之學，假僧舍以居，題曰：「學道書堂。」嘗集名臣奏議一百二十四卷，又取經書傳註，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以己意推之，名曰「石渠意見」。晚尤好易有「玩易意見」。

武宗嗣位，遣行人存問，賚羊酒益廩隸，且諭以謙論無隱，恕陳國家大政數事報聞。平居食兼人，卒年九十三，進太師，謚端毅。子承裕，有父風；劉瑾專權，羣臣多出其門，承裕獨遠之。致仕後，創宏道書院講學，弟子多成名儒，樹「三原學派」之高風焉。

王恕歟歷中外，近六十年，剛正清嚴，憂勤惕勵，始中一致，所荐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侁、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於賢才久廢草澤者，尤訪擢恐後；鬪輔士夫名宦，多視端毅爲標的，弘治之政號爲極盛者，皆恕力也。

明馮從吾事略

有明一代以君權過重，大政遂爲奸臣宦官所操縱，流毒最烈。東林君子

家世與立志

初出時之儼直

之黨初以持名檢，勵風節，形成士大夫與宦官之鬥爭；重演漢唐黨錮之禍。其後仕宦以東林爲捷徑，彼此徒尙意氣，置國難於不顧。外則異族坐強，內則流寇日熾，而明亡矣。當時力倡正學，皎皎錚錚者，則有馮從吾焉。

從吾，字仲好，學者稱少墟先生，長安人。九歲時，父友手書王守仁「個個人心有仲尼」詩，命習字，並學其爲人，弱冠，以恩選入太學，會許敬庵督學關中，開正學書院，拔志趣向上者講明正學，聞從吾名，延之講切關洛宗旨，大爲許重。

萬曆中成進士，選庶吉士，嘗以文人何如聖人，著「做人說」兩篇，廣勵同志，其於一切翰苑浮華徵逐，概謝絕不爲。惟與同志諸人立會講學。改御史巡視中城，拒却閹人修謁，禮科給事中胡汝甯爲政府私人，傾邪狡猾，前後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列狀劾之，得旨摘職調外。當時大計，或結首揆綱紀爲屬，從吾嚴邏偵。權貴殫迹，苟直絕情。神宗中年，倦於朝講，酒後數斃左右給侍，從吾齋心草疏抗諫，神宗大怒，傳旨廷杖，會太后壽辰，閣

臣趙志皋力解得免，一時直聲震天下矣。命巡按宣大不拜，尋告歸，與蕭輝之等講學寶慶寺，著「疑思錄」，起督長蘆鹽政，清國課除積弊，潔己惠商，雖忤權要而不計，於是奸宄斂跡，所至必進講諸生，著「訂士篇」，既還朝，適神宗大黜言官。從吾削籍，猶以前疏故也。

從吾生而純慤，既罷官，策蹇抵里，日事講學，不關外事，著學會約，善利圖說。既而以忤忤處斗室者九年，藉養病以謝絕親知交遊，一意探討學術源流異同，取先正格，體驗身心，造詣益邃，既出仍講學於寶慶寺，燕寢三楹，竟日危坐；惟問學者至，則肅入問難，坐久，碾麥剪葵韭爲供，遠近執經問業來日益衆，當道於寺東創關中書院，爲同志會講之所，林居者凡二十年，非會講則不輕入城市，至於牘干公府，則一字不屑也。

從吾講學既久，譽望日隆，世推南鄒北馮，前後疏薦者數十上。光宗卽位，以太僕少卿召，適兄喪未終，不赴。次年熹宗改元，與鄒元標同應詔，爲左都御史。適京師戒嚴，朝官爭遣妻孥，從吾獨盡室居京。是時內則旱荒

盜賊，連綿糾結，外則遼左危急，禍且剝床及膚，士大夫一切不顧，日惟植利結黨，有事則將帥棄城宵遁，不知有死綏之義，無事則文武各自結黨相排，不知和衷共濟之道，從吾之出，方冀以直道大義挽回頹運，而權所不屬，勢所不能，徒蒿目時艱，隻手無以救濟，遇有可言之時，則明目張胆，糾彈不避。力任大獄，確乎不爲人言搖奪，於是與要人左而羣小切齒矣。

從吾見士大夫不知節義，臨事鼠竄者相望，深知欲喚起愛國死職之心，非講學不可。因與鄒元標集同志，相切劘，會講首都城隍廟，發明人性本善，堯舜可爲之旨。啓斯人固有之良，冀作其報國之志，兼藉以聯絡正人同心濟時也。縉紳士庶，環聽者至廟不能容，或言：「首都講說，謠詠之囿也，顧國家內外多事，大義不可不明耳。」元標乃與十三道奏建首善書院，院甫成，而兵科給事中朱童蒙疏詆建壇講學之非。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詆元標甚力，從吾與鄒元標先後相繼去。

從吾之告歸也，時權璫尙欲收拾人望，次年卽家起少宰不拜。又明年起

南京右都御史，仍不拜，尋拜工部尙書，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正人不能立朝，連疏力辭，家居杜門著書。逆璫恚恨不已，黨禍益烈，於是魏忠賢黨張訥等疏詆從吾，削籍，毀天下書院，忠賢之黨王紹徽（王媳婦）素銜從吾，乃作「東林點將錄」，列從吾鄒元標爲守護中軍大將。忠賢又使齊應甲撫陝，應甲欲借從吾以媚逆璫，日以窘迫爲事，撫撫百端無所得，乃毀關中書院，曳先師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悒，正襟吁嗟，得疾二百日不能寢，飲恨而卒，時年七十一。臨終時，猶以講學做人勉其子若孫。是歲逆璫誅，詔復原官贈太子太保，諡恭定，復關中書院祀之。

結 論

少墟之學，以性善爲頭腦，盡性爲工夫，天地萬物一體爲度量，出處進退，一介不苟爲氣操。其秉性剛毅方嚴，既類伊川，又其經歷深久，洞見前此講學流弊，淪於空寂，故一歸於正當切實，然所守雖嚴而秉心淵虛，初不執持成見。極服膺「致良知」三字，蓋統程朱陸王而一之。生平自讀書講學立朝建白之外，惟不廢書法，餘無所好從學者至五千餘。論者謂關學自楊伯起

張橫渠呂涇野三人後，惟從吾一人，信哉。

明王徵事略

附楊剛

明季財政紊亂，騷擾搜括，無所不至，民生困苦，達於極點。王徵蒿目時艱，講經時濟變之畧，農工水利之術，以期挽救危局；而大勢已去，終不免賚志殉國，二百年前屬意科學上海徐元扈而外，北方一人而已。

身世與其
事跡

王徵，字良甫，號了一，涇陽縣人。少年讀書即以天下爲己任，嘗曰：「范文正公所爲，分內事耳。」天啓年舉進士，司理廣平，白蓮教興，牽連無辜以千百計；悉爲辯釋之。濬清河水開溉田千頃。教民以陣圖，曰：「天下不可以無事之治也，猝有變，何恃哉？」及魏闡搆黃山獄，巨室數百人，牽連被害，徵曰：「某在必不敢廢法，以一官爭之。」當事卒不能奪。徵與淮海道來陽伯（復）先生，力持不可建魏闡生祠，一時稱爲「關西二勁」，「登撫孫初陽薦徵具邊才，疏爲山東按察司簽事，監遼海軍務，徵方規劃進取金復海蓋諸道，擒叛將劉興治等，甫抵任所，遇登萊之變，遂回籍。值流寇充斥

，居鄉練勇，策畫防禦，創爲連弩活橋，自飛礮諸器，涇原巖邑，卒得保全。

徵賦性純篤，敦勵大節，李闖踞西安，羅致薦紳大夫，徵懼不免，手題墓石曰：「明進士了一道人之墓，」又書「全忠全孝」四大字，付子永春曰：「吾且死，死豈爲名？欲汝識吾志耳！」及闖使來促，徵引佩刀自誓，所司繫其子永春行，永春喜得代父，急赴賊所。徵聞京師失守，遂七日不食，而死。門人私諡曰「端節」，至清高宗追諡「忠節」。

所著有「兩理畧」，「了心丹」，「百子解」，「學庸解」，「山居詠」，「士約」，「兵約」，「奇器圖說」諸書。

「奇器圖說」，一書爲西洋人鄧玉函所口授，徵筆譯之，大抵爲力學及其應用。先論重之本體，以明立法之所以然。次論各色器具之製法，並附圖以說明之。於農器水法爲詳備，裨益民生至便至溥，當時士大夫蔽溺俗學，營結私黨，獨徵挺立不爲所污，接受西方文化，以補我所不及，其書在今日雖

楊岫家世

著作要義

尋常，而於我學術未闢以先，實戒旦之鳴雞，而不謂其沉晦至今也。

楊岫，字雙山，興平縣人，少就學於蓋屋李二曲，二曲許爲命世才，學務實際，不應科舉，自性命之原，以逮農工禮樂，靡不洞究。

岫著有「知本提綱」十卷，以「帝、性、君、親、師、」爲五本，分爲五帥，帝以帥元，性以帥形，君以帥著，親以帥家，師以帥學。全書之中，不獨言農，而君居五者之中，所帥在養，趨注於農，意謂有農而事帝全性，以及親師所帥，方有依藉。因農而蠶桑，而畜牧，而種樹，爲全書之主旨，卽一生之最得力者，而又恐其未詳也，作「修齊直指」，申言農；「幽風廣義」專言桑。晚年又闢養素園，凡蠶桑，畜牧，糞田，灌溉各事，靡不精心研討，躬親實習，爲治生之張本，作鄉邦之表率。

自古言治理皆爲有位者言，未有下及庶人者，講學術皆爲士人言，未有遍及農工者。岫獨曰「耕夫織女，治天下之人，耒耜機杼，治天下之具。雖殘廢之人，均須兼施講教，卽農工胥兵，並要使其向化。」又古稱士農工商

創說與獨
見

爲四民，而岫加兵胥爲六民，古以金木水火土爲五行，而岫以天地水火氣爲五行，他如三序四命四規四典四功四業各義，均自創造，不襲前古。

至在二百年前，闢婚姻論財之非，倡纏足宜禁之議，視豪傑兼併，田連阡陌，終爲社會之害，而擬有立限田，給官田之限制與救濟辦法，均爲實際體察，獨紓已見之一斑。

教育言論

岫嘗曰：「師物者聖，師聖者賢，師賢者士，無師者愚，」惟其師物，故學不爲古人所限，又曰：「明哲首務崇師，崇師然後道尊，」是殆又戒自作聰明者。其曰：「格物窮理，道必自明，而後人信，修業盡倫，功必自立，而後人從；與化徒肖已賢愚先察乎自身云云。」均爲學不修己好爲人師者之鑑戒。至其對於教育效率之見解，則有曰：「因材施教，世無廢人，至愛而化人，人無頑質。」其感化之方法，則有曰：「愛卹如子姪，保存似骨肉。」又曰：「關注推及父母，眷愛不遺妻子。斯教者學者，精神團結，不啻一體，宜其無廢人無頑質也。」其所謂因材施教者，如云：「才不逮而莫強思，力不勝

而莫強舉。」又「身弱神衰，惟求一本之學，年富力強，廣讀經濟之書，人各當材，世無廢事矣。」

盡倫之務，居家居官二者可以概之，總是大旨，不外人爲組合家國之個體，如能各盡責任，矜諒他人，嫌怨不生，則自然彝倫攸敘，治化流行，而仍歸結於律身，嚴則畏敬自生，行檢虧則怨尤卽起。茲就所著畧舉數則，以例其餘——官民各貿己功，男女明修厥職，集謀併力，共安天下之民，同心一德，互遂事畜之願，蓋謂男女官民既各盡則，非特民安，而各人事畜之願亦遂矣。——既量能而盡職，尤盡誠而任事，惟恐己職之或曠，反致被職之有累；是又視家庭與社會爲一個體，如機械然，一人或不盡職所關雖小，而影響全體責任甚大，其垂戒爲更深也。——忘己從政，果稱其職，雖畢生繁劇而不以爲勞，公家無私，苟富其能，卽終世卑瑣，不以爲褻。視人之能，如己之能，以己之才，濟彼之才，如子性之佐親，何分貴賤；若官骸之應性，奚論輕重，則又指示服務者，應以事業爲前提，忘小我以存大我也。

懷抱誠實
踐

禮樂農工，謂之四業。岫嘗曰：「吾儒處而學，卽儲此四者，出而運才，卽運此四者。」又曰：「身居廊廟，莫忘耕讀之志，身居耕讀，亦懷廊廟之心。」可見先生實熱衷於用世者，格於制度，不事舉業，因未得位，遂以耕讀終老焉。今之興平桑鎮卽以先生提倡蠶桑得名，紀文達稱四方往往有秦紗行銷，殆先生講求之力。卽至民國初元，每年春秋，恆見關中大道，有駒騾成羣，驅赴山西河南山東等省，聞父老云，是均購自興平醴泉者，蓋亦先生講求畜牧之遺風。先生講學無所不包，無所不精，卽調養攝生亦講論備至，終身健壯，老猶童年，卒於乾隆五十年，享年九十有八。

古者學以致用，聖在利民，故大禹治水，后稷教稼，世皆崇之。成周以射御書數，爲學校必習之藝，洎後農工商賈均失其學，士居特殊地位，所學不甚關切國計民生，乃形成麻木不仁之社會。雙山先生出而新古今講學之面目，以體事物，分科考習，並教六民相倡率，而王端節公更早雙山百年，已開其端緒，二人於宗教信仰不同，然其具卓識，違時尙，以圖挽救民族國家

結
論

之亡則一也。顧三百年來，以爲學雜西說，不純師古，羣相譏議，此所以有文藝復興之萌芽，而終不免於淪胥衰落之原因歟。

清李顥事略

附李柏 李因篤

明末政治腐敗，風俗頹靡，達於極點，舉數千年之神州禹域，幾淪於夷狄。故瑰奇絕特有血性之君子，咸惕然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崛起山林，奮然講學。演至清初，學派大興，北則孫夏峯，南則黃梨洲，西則李二曲，時論咸推爲「海內三大儒」。論者謂二曲山林隱逸，成德而未達材，觀其爲少墟設俎豆，欲重振關學，繼往開來之精神，誠不可概以隱逸目之。利害在民者，必力言於當事，二曲之與顏習齋其致用實殊途而同歸也。

李顥，字中孚，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盩厔人，（今陝西盩厔縣）學

家世與立
志

者稱「二曲先生」。先世無達者。父從可，字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崇禎十五年）督師汪公喬年，征闖賊，從可從行。臨發珙一齒與其婦彭曰：「戰危事，不捷，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亡何。督師死事，從

可亦戰死於河南之襄城。

彭聞報，欲身殉，以子幼制淚撫之。然家貧甚，無以爲生，或謂彭曰：「可命兒傭，取直以養，或令給事縣庭。」彭不可，令從師學，以修脯不具，皆謝絕。彭曰：「經書固在，何必師。」時顯年十六，粗解文藝，母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母子相依，或數日不舉火，泊如也。

顯年十六，刻厲自學，逢人問字正句，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無書，從人借讀，自經史百家及二氏之書，數年不貫穿，忽悟曰：「學之道，吾心而已，豈他求哉。」

由是學一以躬行實踐，悔過自新，反其性真爲主。嘗曰：「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治亂，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凡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乃能悔，悔乃能自新。」

「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以

學主躬行
實踐晦過
自新

洞斯道之大源，然後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否則醇謹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異端，無論言朱言陸，皆於道未有得也。」

於是關中士爭向顒問學，關學自橫渠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自顒而復盛。

生平坎壈百端，志畧不移其始，人多怪之，至不敢與近，久乃莫不信之。雖兒童亦稱「李夫子。」

當時慕其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門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唯何甚？」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生平足不及城市，雖達官貴人，造廬顧問，無答拜者。

當時請主關中書院，顒嘗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已而深悔，遂去之。陝撫欲薦諸朝，哀籲得免。督學議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

在民者，未嘗不爲當事力言也。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表其墓以傳之。

孝行

初母夫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塚。」以待身後合葬，二曲屢欲至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康熙乙巳（康熙四年）母棄養，哀毀骨立，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按聖賢之道，孝弟而已，人能孝弟，即可聖賢，二曲幼孤，母子相依，備經窘迫，刻苦自學，母氏啓蒙，母而兼師，患難相共，哀骨毀立，勺飲五日不入口，二曲之孝行可知矣。

母亡，服闋後，二曲於康熙庚戌（康熙九年）徒跣之襄城。徧覓父骨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以血。襄城令張允中出迎，請適館，不可，乃亦爲之禱，卒不得，二曲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請立信吾祠，且造塚故戰場以慰孝子心。

講學南方

揚州守駱鍾麟，前令整屋時，師事二曲者也。聞二曲至襄城，謂祠事未

襄城立祠
取塚土歸
附齒塚

能旦夕竟，請南下謁道南書院發顧高諸公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後學之望，二曲應之，從者集雲，開講於無錫，江陰，靖江，真興晝夜不獲休。

二曲之講學南方也，忽靜中涕如下雨，捫胸自詈曰：「不孝汝，此行爲何事，竟喋喋於此間，尙爲有心人者乎？」雖得見高顧諸公書何益，申旦不寐，卽戒行。時祠事且畢，急詣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悽愴悲涼，蓋二曲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魂同返關中故也。

允中乃爲二曲設祭，上祀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徧及死事者，二曲伏地大哭，觀者皆哭。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塚土而歸，告於母墓，附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喪。崑山顧寧人作襄城紀異詩，傳寫海內。按學問本性情而出，有真性情必有真學問，二曲之父，從軍毀齒，義勇可風，二曲崛起孤童，依母苦學，苟非真性情之人，孰能履艱如夷，無師自通；孰能徒跣數千里外，窮覓父骸，觀其襄城祠下，願五千國殤同返關中之至誠感應，非迷信可比也。

二曲性情，不求顯聞，足跡鮮及城市，對於顯貴，從不往答其拜，惟應同州諸耆儒請，至同。應前邑令駱鍾麟守常州請，至常，應總制鄂善關中書院聘，至會城。其在洞也，李文伯，馬仲足等，年倍二曲，北面執弟子禮。党兩一八十餘，冒雪履冰，徒步就學，一時極人文之盛。問答載東行述。其在常也，講學明倫堂，會者千人，郡人詫爲江左百年來未有盛事，問答載南行述，於是鄰郡爭邀，仰若山斗。其在關中書院也，鼓蕩磨厲，士習丕變，論者謂其力破天荒，默維人紀，視馮少墟功爲尤鉅。

抗旨不仕

康熙癸丑（康熙十二年）陝督鄂善以隱逸薦，二曲誓死辭，書八上，皆以病爲解，得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二曲稱廢疾，長臥不起。康熙戊午十七年部臣以海內眞儒薦，有旨召對，時詞科薦章徧海內，二曲獨被昌明絕學之目。中朝必欲致之。大吏趣行，益急，二曲固稱疾篤，昇其牀至省城，大吏親至榻前憇，二曲絕粒六日，至欲拔佩刀自刺，於是諸官屬大駭，得予假治疾，二曲嘆曰：「生我名者殺我身，是皆生平洗心

未密，不自能晦之所致也。一當道知其不可屈，姑置之，自是荆扉反鎖，不復與人接，竅壁以通飲食，即家人亦多不見，惟顧寧人至，則款之。

已而康熙帝西巡，欲見之，命陝督傳旨，二曲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遣子慎言詣行在，進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御書「操志高潔」四字以寵之，大令令表謝，亦終不肯，終身喪服不薙髮，蓋其忠孝之思種族之痛難與外人言也。

二曲學極博，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既自以爲近於口耳之學，不復示人，而門下士錄其講學語爲二曲集。門人鄆縣王心敬，又錄其講四子書反躬切己要語，爲四書反身錄二曲惟以「反身錄」示學者。

二曲晚年因避兵遷富平，學者日至，然或才士，著書滿家，二曲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或出自市廛下戶，二曲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與富平李因篤，郿縣李柏，稱「關中三李」門人王心敬傳二曲之學。

家世

附李柏

李柏，字雪木，鄜縣人，少孤貧，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斯矣。」遂盡焚帖括，而日誦古書。柏既鄙視帖括，薄功名，家人強之應試，遂出走，西踰汧，南入棧道，東登首陽，拜夷齊墓。

櫛葉明志

後以母命就試，補諸生。旋棄巾服，入太白山讀書十年，遂成大儒。柏名日彰，公卿多欲薦之，度不獲行已志，卒辭謝，昕夕謳吟，拾山中櫛葉書之，門人收其著作曰：「櫛葉集。」柏山居力耕，或半日一食粥，食無鹽，意夷然不屑也。嘗言：「古之人有七日不火食者，有三旬九餐者，有食木字橡栗者，有屑榆者，有一日長坐者，有餐氈嚙雪者。蓋有主於中，不動於外，所謂不忘溝壑也。」其高寄絕俗類此，年六十六卒，子曰崧，女適二曲子慎言。

附李因篤

李因篤，字子德，號天生，陝西富平，（今陝西富平縣）人。長安馮

訪求奇士

恭定之外孫。

明季諸生，見世亂，走塞上，訪求奇傑士與殺賊報國，無應者，歸而鍵戶讀經史，貫穿注疏，負重名，因與熬屋李二曲友善。崑山顧亭林至關中，常主其家。康熙甲申（康熙四十三年）乙酉間，相與冒鋒刃，間關至燕京，兩謁明莊烈帝攢宮。顧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三千里入都訴當事脫其難。

瀕博學鴻
詞及歸乞
養母

康熙己未（十八年）因篤被薦，博學鴻詞，以母老辭。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令敦促，因篤將固拒，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受檢討，甫就職，以母老且病，且疏乞終養，格於通政司，因篤自齋疏跪午門外三日，遂得旨許歸養，論者謂：「當時有兩大文章，」即葉忠節公映榴之絕命疏，與因篤乞養之陳情表，皆令讀者油然而生忠孝之心焉。因篤予告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遂不復出。

因篤之學

因篤之學，以朱子爲宗。時李二曲提倡良知，晚年移家富平，與因篤

結
論

過從甚密。然各尊所聞，不爲苟同之說。博學，能彊記，初入都，南人多易之，一日宴集，論杜詩，因篤應口誦，或謂偶然，詰其他，輒舉全部無所遺。時阮亭堯峯主盟壇坫，因篤與抗禮，蕭山毛奇齡北面稱弟子，因篤獨序齒稱之曰兄。亭林著音學五書，因篤與討論，所著詩說，亭林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其春秋說堯峯亦心折焉。著有「壽祺堂集」傳世。

二曲與孫夏峯黃梨洲同被時譽爲三大儒，而以二曲爲尤難。然夏峯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爲金石交，其後孫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後，聲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鼓山之高弟，又從亡海上，資望皆素高。獨二曲起自孤童，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饑清苦，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視孫黃二先生何如哉？

清王鼎事略

我國自清季鴉片戰爭以後，對外則弱跡暴露，啓列強侵畧之嘗試。對內則煙禁令廢弛，國窮民病。遺積重難返之毒害。論世者皆惜林公則徐之被遺

平生政績

，而譽穆彰阿琦善之妨賢誤國，而不知其時位中樞者，尙有怵惕外患，憂慮國防，而尸諫以爭之蒲城王鼎焉。

王鼎字省厓，由翰林仕至東閣大學士，心地淳樸，辦事認真，筦刑部最久，多所平反，不畏權貴，釐革長蘆兩淮鹽政積弊，國課商運，兩得其便。臨塞祥符河決，劾河工員弁，分別奪職遣戍，刻期合龍，鼎之深識則徐，卽在河工時也。

權奸誤國

先是道光十八年冬，則徐以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次年春，強迫英商輪船，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每箱百二十斤，悉數焚於虎門。與英國兵艦相持海上；宣宗倚任甚至，旣而中變，命直隸總督琦善馳往查辦，則徐被劾落職遣戍新疆，琦善力反則徐所爲，盡撤守備，與英講和，全國輿論譁然，皆痛琦善之媚外誤國，及樞臣穆彰阿之妬賢忌能也。鼎於此時惟急急以弭患防外爲慮。

則徐遣戍之命旣下，適鼎總理河務，思緩其行，俾効河防釋罪再起。乃

憂國為賢

以林熟悉河情，深資得力入奏，得旨允留。則徐督飭河員趕辦工務，林至河干，鼎傾誠結納，欲於環朝力薦之，及工合龍，忽奉廷寄，命林仍往新疆。鼎還朝，詳奏疆吏顛預失職，外交辱國各事狀，因力薦林賢，宣宗不能聽。

廷諍尸諫

鼎與穆彰阿同爲軍機大臣，琦善恃穆彰阿爲援，開辱國通商之局，穆彰阿授意草立和約，王鼎堅持不可，宣宗召兩人於御前議之，鼎既力陳草約不可用之故，因於帝前盛氣詰責，斥穆爲秦檜嚴嵩，穆默然不與辯。宣宗笑視鼎曰：「汝得毋醉乎？」命太監扶之出。明日穆又面奏英兵砲火強盛之狀，鼎復與廷諍甚苦，帝不耐其聒，拂衣而起。鼎跪地遮帝力陳，終不獲用其說，帝攜約稿退，其夕徘徊室中，良久書片紙使內侍付穆彰阿，且曰：「不必令王鼎知之。」次日鼎聞其事，乃仿史魚尸諫之義，退草遺疏閉閣自縊。

遺表被抑

軍機大臣早朝惟鼎不到，又不請假，章京陳孚恩心知有故，急詣鼎宅，家人搶攘無措，尸猶未解下，舊例大臣自縊，必俟奏聞得旨，乃敢解也，孚恩卽命急解之，索閱遺疏，大意皆言條約不可輕許，惡例不可輕開，穆不可

任，林不可棄也。孚恩悚以危詞，謂：「上意不可測，何遂不爲諸子家人計，竟棄身後之卹典乎？」家屬倉皇悲痛，聽其所爲。孚恩卽代作奏，以暴疾聞。晉贈太保，諡文恪，飾終之禮隆焉。孚恩因易取遺疏原草送穆，不十年遂擢兵部尙書。

自鼎之薨，清廷始無人抗爭外交，南京條約成，而五口通商，門戶既失，外力深入，貽禍至今，美法各國遂均援例以起，美締約三十四款，法締約三十五款，而英法同盟之役繼起，又迫訂北京條約。俄美亦紛紛要求締約，遂致黑龍江失地五千里；琉球、安南、緬甸、暹羅諸藩屬先後喪亡。新疆劃界，失地彌多，中日戰爭每况愈下，此鼎之所以死爭而非僅爲薦林不用也。遺志厄於宵小，鼎死未幾，林亦旋歿，輿言國恥，後死者其將何如。

清閻敬銘事略

清世軍制財政之因革，以太平軍時代爲關鍵，曾左胡李之擢起，尤爲滿漢人才消長之關會，數十年中督撫形成藩鎮，國勢殆如晚唐，滿清殘局大有

日趨沒落之勢。求其能統籌全局，訂謨定命，隱以消兵驕餉匱之憂，顯以立度支根本之計，綢繆摺拄於末流而不顧一己一隅之私者，則閻敬銘一人而已。

奇特與知
遇

閻敬銘，字丹初，陝西朝邑縣人，以主事分戶部，辦事嚴整，爲胥吏所畏。胡林翼巡撫湖北，兼籌東征事，聞其能，奏調總辦糧台，兼理營務。敬銘力任艱鉅，刪節浮費，綜覈名實，歲可省錢十餘萬緡。林翼奏稱：「公正廉明，實心任事，爲湖北通省僅見之才，然無位無權，僅能節流，不能督率府縣以開其源。」未幾超擢藩司，會丁父憂，總督王文奏請仍留辦糧台，其依重如此。

軍事上之
建樹

敬銘在湖北，卽累參軍功，時山東，捻幅棍教各匪紛乘，繞竄鄒縣，曲阜、陽穀、聊城。先後軍務吏治，窳敗已極，乃奪情用敬銘巡撫山東，敬銘於次年抵任，命將探蹤截剿，並飭沿途州縣嚴密防堵，而自督軍規淄川，親見山東募勇驕縱，不諳紀律，乃力求整頓，先將最不得力刻難姑容之勇，盡

行遣撤。又見東省團練恃功抗官，積勢已久，通檄郡縣探其捻惡素著者，嚴緝正法，由是始知有官，團亦馴順。於是法令嚴明，督調保德丁寶楨歷次剿捕宋景詩匪黨三千餘人，又會同僧格林沁，建練北方軍之議，以矯專用南勇之弊，詔如所請。時捻匪勢甚張，有以復團練之說奏者，敬銘抗疏有云：「歛鄉里之財以爲餉，集耕種之民以爲團，於事有害無益，本籍之人，不宜再辦團練，惟有嚴督地方官，嚴行堅壁清野之實，無再附會團練禦匪之名，以挽頽風，而弭後患」。其事遂罷，會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州，匪將南犯省城，敬銘帶病相度守禦，增礮划，辦礮船，贊助曾國藩分段扼守運河黃河之議，率屬露宿河堤，用兵多日，於是匪始失利西遁，東省乃定。

沂兗曹濟四府遭匪損失太重，敬銘因奏請停止畝捐，以紓民力，從之。捐納之例爲清代末葉最大弊政，敬銘以道府州縣以上寄託地方百姓，城池府庫，錢糧征收，責任尤重，不宜准其捐納，奏請嚴行限制。當時東省羣吏，以詐僞輕捷爲才，以期會彌縫爲計，以謠詠誹謗爲能，國計民生，罔知念及

，敬銘乃嚴禁捏災，督催交代，每見屬吏則極口誥誡，稟牘則手自批答，貪猾之吏，漸知忌憚。

山東既定，敬銘乞病解組，值秦晉大飢，奉命會辦晉賑，奏斬侵賑吉州牧段鼎耀以徇，諸官皆惕息，莫敢虜法，晉人歌頌之，以比包孝肅。又疏請申明種煙舊禁，又奏晉豫陝蜀各省，差徭苦累，及無名科派，自是過境流差，始不累民。

邊疆建樹

敬銘既辦事實心，任勞任怨，遂於賑差竣後，與張之萬同被召命，長戶部，知遇之隆，一時無二。奏罷廣東布政使姚覲元，因前任戶部司官時聲名貧劣故也。尋長兵部，以餉欸艱難，疏陳新疆南北路屯田事宜。又慮屯田抵餉，每年不過數十萬金，難以爲繼，因籌全局疏陳三事。一曰定額餉，二曰定兵額，三曰一事權。於是勇有確餉，餉有的欸，留兵四萬，就左宗棠原議三百數十萬之餉，量入爲出，新疆經久之計乃立，兵驕餉匱之患以消。敬銘入軍機，或請規復烏木齊舊制，敬銘以新疆建郡縣，左宗棠原有請設督撫之

議，此事實難規復，其事遂罷。

越南事亟，高陽李鴻藻降黜，敬銘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即奏停各省都統等官來京路費，時塔爾巴哈台大臣錫綸，私與俄人定議，奏請飭部墊撥俄商積欠銀十二萬兩，敬銘請旨懲辦錫綸，以昭炯戒。

初全國賦兵總匯，皆戶部檔房司之，而北檔房向無漢司員行走者，以故二百餘年漢士大夫，無知全國財政盈絀之總數者。敬銘爲戶部司員時，夙知其弊，及爲尙書，即首建以漢司員管理北檔房之議，謂滿員多不諳握算，事權半委胥吏，故吏權日張，財政日紊，欲爲根本油釐之計，非參用漢員不可。時滿員無所可否，惟胥吏百計阻之，敬銘毅然不少動，竟從其請，於是邦計之贏納，乃大暴於天下，先後疏陳開源節流數十條，均次第施行，有裨於清季之國計民生者不少。

於時孝欽后方興三海頤和園之役，敬銘以海軍經費關係國本，蘄不與欸，朝議整頓錢法，敬銘以不能仰體其所謂裕國便民之意忤旨，於是羣小朋比

末流之搆
持與放逐

呈進會計
總冊

傾之，所以齟齬者備至，敬銘以久疾得解機務，都下駭然，會鞏藩李嘉樂，陝藩李用清皆一時廉吏，被罷，敬銘力爭不得，於是高誦開缺得准，又請回籍，亦允之，卒後僅贈太子少保，諡文介。

滿清一代，陝西三相國，韓城（王杰）有其才與遇，故以富貴終。蒲城（王鼎）值國運交替之會，故以尸諫。惟朝品丁多難之秋，適用人之際，故其任戶部也，竭力整頓，日有起色。凡議覆陝西，甘肅，關內外，伊犁，烏魯木齊，古城，收支軍餉俸餉，及防勇口糧，雜支，章程，與各省製造善後等局經費，有裁減者，有刪除者，有歸併者，有酌定額數者，有停止部墊者，有復額餉而符舊制者，無不力求撙節，以裕餉源。或各省藩司督催交代不力，委解餉項遲延，均請旨議處，以爲通同徇隱者戒，起衰振弊，一時有救時宰相之目，可無愧矣。

清劉光蕡事略

有清末季，咸陽劉古愚倡實學於關中，力矯空疏之習，士風爲之一變，

先儒有言曰：「君子之道，莫大乎以熱誠爲天下倡，」迄今關中士風隱然有重心者，亦光蕢與其徒熱誠之效也。

劉光蕢，字煥堂，號古愚，咸陽縣天閣村人。

少失怙恃，倚諸兄居，嗜讀書，回亂，避寇輿禮間，夜轉磨屑麥，晝鬻餅於市，夾袋常挾書，不擇時擇地，暇卽誦之，雖或睨笑，弗顧也。

回亂平，入府庠，肄業關中書院，爲院長黃子壽所深器，開以學問之途，以大學衍義授之。由此益博極群書，究經史百家之要，探歷代治亂之原，尤嗜王文成傳習錄，謂本良知以經世，其治有本，而收功甚速也。

舉光緒乙亥（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科鄉試，一赴禮部不第，卽絕意仕進，退居教授。當是時長安柏舉人景偉，同邑李編修寅，各講理學，談經濟，負時望，得光蕢恨知晚。三人均人豪，均以天下士自命。日夕砥礪，互相勗勉，凡古今治亂，國家興敗，民生休戚，靡不一一深究之，尤注意地方利病，非特言之，必實行之，雖忤官府，觸時忌，弗顧也。

幼逢亂離
之嗜讀

師友淵源

歷主涇干
味經崇實
各書院三
十載力倡
實學

光蕡以陝士空虛，與景偉創求友齋，以天文、地理、掌故、算術等學課士。大吏學憲欽仰之，歷聘主涇干，味經，崇實各書院。時外侮日岌，光蕡痛憤，鎔中外舊新於一冶，以是爲學，卽以是爲教，分課按時，躬親督訓。以性理、攷證、詞章、皆不克以救危亡，思以經世之學倡天下，使官兵農工商，各明其學，以捍國家。而其事則自鄉學始。蓋其道本諸良知，導諸經術，一貫以誠，而不矜古制，凡列國富強之術，天算地輿格致，經緯萬端，靡不採納。同光之世，制科旣弊，關學多塞，光蕡主各書院先後三十年，首以致用爲倡，從受業者千數百人，關學廓然一變。

光蕡又以陝士管陋，由於書籍少，愆慮柯遜菴學使，奏擴求友齋爲刊書處，做阮儀徵法，選高才生司校讎，而身爲總校，以督校之。光緒中葉，味經流播文化之盛，在西北各行省中百年來所未有也。

關中古稱「天府」，海通而後，災寇迭侵，民生日蹙，光蕡旣劬躬教士，復懇懇爲鄉人改故習，計久遠，賑災禦寇，迺建義倉，製礪堡於咸陽，防世

創立刊書
處提倡校
讎

建義倉、
制礪堡、
荆義塾、

謀汽機、
開織業、
創製蠟、

隱居煙霞
洞講學

籌營關中
爲清室西
遷準備

任教蘭州
爲國家經
營西北

變，久之復勦義塾於咸陽醴泉扶風，導之科學，餘則練鎗械寓兵，以風列縣，要使一鄉一邑，屹然立平治基址。鄉邑既安，則益募金，謀汽機，開織業，以興民利，紡織，製蠟，靡不殫心力爲之，其認定救國必自經營鄉村學校始，事雖因故中變，其識見固卓越也。

煙霞洞者，九嶷山下，漢鄭子真棲隱勝地也。戊戌政變，視新法若仇，光贊嘆曰：「國不可爲矣。」諸弟子共築，煙霞草堂，講學其中，萬山岑寂，天地蕭寥，痛黨禍之蝸蟻，憂宗邦之隕滅，悲歌痛飲，泣下沾襟，悲鬱既深，目輒瞽，蓋其身愈隱而志愈悲矣。

甲午敗後，光贊嘗慨京師濱大海，津沽有警，必徙關中。則東走潼關，察地形，謀戰守，北顧河套，籌墾牧以扼蒙邊。欲經營爲西遷之備。聞者笑之，庚子聯軍陷京師，光贊言驗。歿後，不三十年日人猖獗，東北失陷，河套震驚，豈光贊所及料哉。

清末，開經營特科，被薦，辭不赴。繼四川甘肅大吏，均請往講學，光

病終蘭州

遺著

賁私忖邊地回漢之爭，關太屢安危，宜以學化其犢悍。而河套肩背京師，屏藩關隴，經營西北，莫先治套，治套莫先屯田。欲說疆吏爲之。辭蜀就隴，弟子難之，光蕘嘆曰：「吾安忍去此土哉。顧念隴西之患，莫大於回漢之爭，禍且中於西土，誠得回漢諸生，按而導之使相締結，他日國事其有豸乎。」

至皋蘭，殫精講授，旋病咯血，門人勸少休，曰：「吾樂此，不疲也。」再請休，卽厲聲曰：「國事至此，敢惜身乎？」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竟歿，年六十一。歸葬咸陽奉政原。

光蕘生平言政主鄉官。言學，重鄉學。其法見「煙霞草堂遺書」。「光蕘賞遺疾臥煙霞草堂，因悟聲音轉注之奧，欲以聲統義，成蒙童識字捷訣十餘卷，書成而目漸復明。其遺書之漢書食貨志注二卷，前漢書藝文志注一卷，現被採人開明版二十五史補編內。

軼事

一、「剛毅誠潔，樂知天命」制行堅苦不欺，雖處困窮，一介不苟，與人

談不及家私，而憂國如焚；甲午敗聞，繞床以泣，被髮纓冠，竟遺寵辱。成後，大府妬嫉，處之若素，久或悔其無狀，聘使交歡，未嘗一答。蓋其剛毅誠潔樂天知命之精神，實非尋常所能窺測。

二、「宅心律己」，接物愛人。光賁一赴春官不第，即教授以終，而名乃重於天下，獨其宅心之廣，律己之嚴，接物愛人之誠摯，則有非親炙莫能知者，粗衣惡食，處之泰然，冬不爐，暑不扇。自少至老，黎明即起。終日危坐讀書，或批答諸生日記，至丙夜乃休。所言無非經世治民之道，飢寒貧窘，泊然相忘。晚年束脩所入，盡歸諸軋機製蠟及義塾之中，黠者或相侵蝕，亦置不言，或告之，則曰：「吾以開風氣也。」諸生賢者愛護推揚，靡微弗達，否則訓斥必嚴，諸生敬獻致酒米，則受之，金帛綉錢，未嘗一納；或怪之，則曰：「吾已食官祿矣。」故弟子畏而敬之，親如父母。

三、「大道爲公，獨憂鄉國」。光賁之講學味經，涇于兩書院也，某生問何以不仕？曰：「余非不仕也，須仕之有道，若國家有令指明某地方非劉某人

不可，余卽奉命而往，若使余學一般人，衣冠楚楚，日登當道門求官，余不爲也。」

光蕘之赴蘭州任教職也。適伊子瑞驥在蘭州候差，光蕘面斥曰：

「余讀書多年，對於作官，猶愧不能勝任，爾識幾字，豈可存此奢念，宜速棄官就商，免爲祖羞。」

並謂該省各當道云：

「誰給吾子官位，委狀朝發，余夕卽東返長安，免得貽人口實，余爲吾子作官而來。」

觀此，可知光蕘宅心之廣，律己之嚴矣。

關中自橫渠倡道，名哲代興，大都明體爲宗，而時措或寡；晚近騫名之士，號通時變，而行誼不忍言。光蕘慧積誠生，用歸時措，孤寒特立，廓此閔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嗚呼，可謂百代眞儒矣。

民國井勿幕事略

井勿幕字勿幕，陝西蒲城縣人，望族也。年十三卽出游，展轉東渡日本，性倜儻，能強記，沈毅有大志，慕班定遠傅介子之爲人，嫻於辯論，工拳棒等技，重然諾，尙義俠，士無賢不肖，皆以禮接之，雖禮貌非甚魁梧，而志則趨然遠矣。

清季瓜分之禍日迫，勿幕每言及之，輒憤悲，奮然曰：「大丈夫生當斯世宜効死於疆場，否則亦當轟轟烈烈，如荆卿劍博浪椎諸偉舉，事無成敗，亦已寒祖龍之膽，壯河嶽之色，爲社會留生氣，爲國家延命脈，安肯佶佶俛忍辱事仇，俯首於他人統治之下哉！」遨遊於隴蜀江漢，歷滬浙而粵港，而東京，與海內諸英傑相交接，其見先總理時年才十七歲耳。

當此時也，西學東漸，「民權」「民約」之聲，益喧騰於國人口中，如江河之流，浩然莫能之禦。各省有志之士，奔走呼號，前仆後繼，圖山河之再造，以與列強共生存於競爭劇烈之場。其進行最速者，以西南諸省及長江一帶爲特甚，秦地僻處西陲，風氣閉塞，交通阻梗，言械則接濟爲艱，籌餉更呼

經營同盟
會

籲無門，又值黨禁方密，人皆危言危行，勿幕受命於先總理，毅然歸陝，籌設同盟分會，以相鼓舞，其時在下層社會之組織最廣最普者，爲哥老會，而其人才智不齊方競逐於世俗之榮利，勿幕乃挺身入會，以鞏固三十六兄弟之秘密團體，改而發揮同盟會旨，鼓舞其精神，開通其智識，聯絡其感情，潛移其勢力於當時之新軍，伏之以爲我用，又羅致渭北刀俠，挽其仇殺之風，使歸於正，相息相養，而渭北潛勢以成，惟各部分渙散不一致，非有總機關統治駕馭，難收指臂之效，於是陝西同盟會以成立，勿幕其領袖也。

辛亥之功
成身退

武昌首義，沿江雖搖動，黃河一帶如故也，迨秦中於九月朔日暴發，晉齊新迪，相繼響應，始爲清廷所憚，時勿幕以事前赴北山買馬，歸次三原，卽在河北招集渭北健兒，六七萬人，號十餘營，駐三原。旋受命安撫渭北兼北路招討使，卽分兵扼守要隘，繼又援河東，下潞城，窺平陸，以擾殺軍後路，解潼關之圍，時錢玉琢率甘軍南下，三淳告急，又折軍而西，命胡景翼往守張戶原及醴泉，陸洪濤進攻咸陽，西安惶恐，人心危殆，三原亦同處於

擾攘之境，又分兵守要口，竊遣石象儀王守身諸人，暗渡潼涇，直搗醴泉，克之。時當道多忌勿幕能，特以東路招討使節鉞假陳樹藩，藉分其權。及共和成，勿幕百倡減政主義，所部十餘營之衆，同時解散，以屯田於北山。旋被舉爲國民黨陝西分部部長，後復子身赴滬，從事學業，習德意志文，日夜孜孜不倦，袁氏將帝制，亟由滇黔而蜀，贊勳軍務，甫歸陝，袁氏暴卒，共和旗幟揚，而勿幕仍遂其浩然之志云。

秦民之困苦已極，勿幕慨然憂之，於民政教育各端，屢有陳獻，冀當軸之覺悟，庶國事可以措手。然皆不果納。六年春，李根源長陝，勿幕膺關中道尹，卽以治績顯，值漢貞來陝會勘禁烟，遂親往南北山，督竟其事，遂告肅清。未幾，復辟變起，宋相臣樊靈山等與郭堅渡河作北伐，根源被留，勿幕亦陷入漩渦中，無由得脫，雖處困危中，而辭色自若，神采煥發，有不勝滄桑之概。嘗言：「予今形同俎上肉，任人分割矣！然不料同志者之昧於大義，竟至此極，陝局途曷堪設想乎！」七年九月，乘間奔三原，被舉爲總指

揮官。十月朔，滇軍克鳳翔，勿幕馳驅西上，會商大計，靖國軍將領胥聽號令，意氣之盛，西北不足平也。會李棟材背郭堅，駐隴不動，滇軍至，力竭乞降。葉長荃納之，使攻興平，勿幕職六路總指揮官，督師前敵，十月十七日，李棟材以東招勿幕及董李等五人，集南仁堡議軍事，勿幕隻身先往，遂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遇害，年甫三十有一。勿幕以同盟始，以靖國終，蓋始終忠於國民黨者也。

慨自滿清之季，鋼蔽方深，新機甫闢，民黨信徒，落落如晨星，其時先總理呼爲後起之英，黃克強引爲指臂之助，以冀貫徹三民主義，蔚爲西北革命之先覺，若井勿幕其人者，誠不多覩。鴻圖未展，單騎陷賊，惜哉！然揆諸鄉賢馬革之志，勿幕亦無憾也已。

民國胡景翼事略（節取事略墓誌）

景翼，字勵生，姓胡氏，世居陝西富平西北陵懷村，後遷莊裏鎮。祖德鼎，以鄉團禦叛回，陣亡，祖母吳，節苦撫孤成立。父彥麟，商也，母侯氏

，禱於耀州藥王山「笠師佛」，生景翼，故又號笠僧。幼而魁梧奇偉，受業於三原趙汝篤，聞鴉片中東諸役，則大憤，誓雪國恥，畫鷹日形以射之，居恆大言自負，自鑄印章曰「潁陽將軍是同鄉」，人或非笑之弗顧也。年十五入西安健本學校讀孫吳書，及中外名人列傳，鼓吹革命之雜誌。或率同學作戰陣部勒，以兵法爲戲，讀史慕中山主徐達驅元之功，每以自况，朋輩戲呼爲「中山王」，因號中山，嗣因與孫公中山同，廢不用。

宣統元年冬，風傳列強有瓜分中國之議，景翼卽印傳單，警告西安各學校學生，主張青年救國。自是廣交遊，結死士，欲組織茁壯牧羊場於北山，效馬伏波故事，未果。

宣統二年春，景翼因井勿幕、于右任、宋元愷、楊銘源等之介紹，與同學尙武等入同盟會，是時陝西民黨多文士，未能大有爲，景翼倡議近結新軍中哥老會黨，遠交渭北各縣刀客，以期集事。刀客者，陝人稱綠林豪傑之號也。適其友孫茂林等在新軍中，景翼以爲介，見會黨崔俊傑、雷貴、劉復漢

加入同盟
結連豪傑

、余彥彪等，旋於同學之同志李仲三、馮毓東等，密盟於長安城南小雁塔寺，圖大舉，會暑假，旋里，與同志楊雲龍，計超等計畫聯絡刀客，復與李仲三、尚武等，遊同州蒲城二華、潼朝一帶，運動驢臬王獅子、部嚴飛龍，及刀客王守身等，使准備異日在省外響應革命者。暑假後，景翼歸省校，又與會黨領袖張雲山、萬炳南等結交，且介井勿幕、李仲三、鄒炎等入會，景翼以身周轉其間，暇則習技擊，恆對會黨演說革命真諦，秦中革命軍基礎，由是鞏固。

辛亥春，景翼慮同志團體漸渙，貽誤大計，遂約井勿幕、宋元愷、鄒炎、李仲三、及諸同志與張雲山、萬炳南、王振海等復盟於雁塔寺，以堅其心。又於渭北約胡應文、楊雲龍等，以耀州爲中心，陰連馬正德、胡彥海、石象儀等相機舉事，是時五月，以畢業於健本學堂，與同志約不升學，以奔走革命爲職志，旋期於六月六日起義，因大吏已有所聞，防範甚嚴，且不發新軍子彈，未敢輕動。景翼遂改計赴渭北，至耀州與宋元愷、胡應文、馮毓東會議，以鄒庠、崔俊傑等爲第一路；向陝北購槍買馬，約期舉事，以鄒炎在耀州

辛亥大舉
時之轉戰

西北柳林子所創辦之牧羊場爲根據，集合渭北健兒，先省城舉事，爲第二路；又因準備未周，不果，復入省城，密有所圖。

會井勿幕得黨本部消息，謂各省大舉，在八九月間，陝吏亦偵知，事急，密探捕景翼，景翼乃潛渭北，欲在北山發難，俟省城新軍子彈發後，卽行響應，謀定。而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陝軍亦於九月初一日起事，倉卒無主，推張鳳翽爲復漢軍大統領，景翼遂率王守身、馬正德、胡彥海等與所結各方豪傑，樹幟於耀州之藥王山，會井勿幕入西安，見張鳳翽，張任井勿幕爲陝北安撫招討使，駐三原。勿幕委景翼爲第一標統帶。景翼素重勿幕，應召，率部至三原，而同官耀縣爲會黨張南輝所據，部曲雖衆，無紀律，人民相率籲使署求救，景翼奉令率四十騎往剿，從者皆四方英俊，直入耀縣，與南輝會使率部離城，張部數倍於景翼，皆震懾遵命，景翼歸館酣臥，聞張部離邊過半，乃突起率衆登城截剿之，無不以一當百，乘勝追逐，百姓歡聲雷動，婦孺皆知景翼矣。時山西民軍失敗，求援於陝，勿幕率衆渡河援晉，而升九

，以甘軍攻陝，進至三水淳化一帶，景翼率部應戰，遇敵張戶原，所部槍械無多，子彈尤少，無如何也，景翼血戰終日，不遑飲食，旋入營，疾取飲缶立盡，其激烈可想見。

首次解甲
東渡

未幾，共和告成，升允引去，勿幕自請解甲，陝北各部隊，悉願屬景翼；景翼自謂學問不足，難肩大事，亦請解兵柄。民國元年秋，與張義安等赴日本求學，道上海，于右任等開會歡迎，景翼對衆演說，以大無畏相勉，聽者謂名下無虛士。抵日本，欲入陸軍學校，格於例不果，乃入成城學校，是時外蒙獨立，留日黨人，欲恢復主權，大會留學生，推景翼征蒙軍司令，歸至上海，知政府別有用意，擬入北京，資斧垂罄，或餽之五百元，景翼曰：「嘻！若財不義，吾不願以此自污」，峻却之，餽者慚而去。其後張勳入南京，大掠數日，陝西留學生在南京遇難者，乞助於景翼，立募二百元濟之，生平慷慨起義類如此。癸丑之役，黃克強有書約張鳳翽張鈞，以陝軍響應，張不聽，景翼聞而嘆曰：「陝軍若出關駐洛鄭則舉足天下重輕，然後通電主和

，民國事尙可爲也；今不此之圖，而苟安一時，助長袁氏帝制自爲之心，天下從此多事矣。」

民國三年一月，復遊日本，時民黨人羣集於東京，設浩然廬，授黨人以兵法，當是時袁氏禁留日學生學陸軍，景翼遂入浩然學社，同學皆一時失敗英雄，景翼因得徧交之，數月畢業，將歸國，因于右任介，謁見孫公中山，屬以陝事，且曰：「俟經濟裕時，多給數萬元供用。」景翼答曰：「數萬元無濟於事，我有精神無不濟也。」孫公大笑，奇之。景翼乃偕馮毓東歸國，經津、京、與劉守中入山西，前後計畫，多在此行。欲與續桐溪、富魁、史宗法等，締交策畫討袁事，時白狼入陝，謀乘機舉事，會亂平，未果，遂閉戶讀書習字技擊以爲樂。

陸建章入陝、裁遣陝軍畧盡，惟陳樹藩所部第四混成旅，以破白狼功僅存。或邀景翼詣陳，不合而歸，繼爲田維勤強邀入陳旅教導營軍官連，與岳維峻、田玉潔等相友善，先是樹藩聞景翼願爲學員，詫曰：「若曾充統帶，此

豈所能堪耶，速日審勿亂營規，使余難繩他人。」遂折節刀學，規行矩步，少紊，陳乃深器景翼，後令代康振邦爲備補連長，旋擢爲游擊營長，駐富平。洪憲改元，陸建章助逆尤力，是時各省民黨多失根據，羣集關中，謀由西北發難，出兵河南，直搗幽燕。建章知渭北爲民黨策源地，遂盛陳兵仗鎮懾之，令其子承武率其精銳，號模範團者，至富平，聲勢大赫，觀者震悚，景翼念陸氏不去，不足以寒袁胆，乃商之武觀石、石象儀等，決議佯迎陸承武入縣署，密佈伏兵，夜半齊發，激戰兩日，盡殲其衆，生擒承武，建護國之師。建章沮喪，卑辭求和，衆欲推爲司令，趨省城，景翼不可曰：「有旅長在，力讓陳樹藩爲都督。」陳令景翼爲右翼，疾趨臨潼，斷建章歸路，薄西安東關，兵行神速，如風掃箠，建章褫魄迎降，不半月而事定，陳樹藩嘉景翼績而忌景翼名，僅遷爲第一旅第二團團長以抑之。使移住商州，乃練兵於龍駒寨，精整嚴肅，陝人所羨稱爲「十大連」者也。

民國六年，國會非法被散，南遷嶺表，遂有護法之役，耿直等潛謀去陳

，十月擊陳不中，敗退岐山鳳翔，陳令景翼率兵往討，景翼念助陳助耿皆非所願，蓋陳非救國者，欲會其將領而取之，未果，張義安知景翼意，又惡陳部營長嚴錫龍暴橫不法，遂於十二月舉兵夜襲，巷戰三日，殲之，遂定三原。景翼馳至，樹陝西靖國軍幟，以爲西南援應，羣推景翼爲總司令，陳軍來圍，大破之，令張義安提師圍西安，陳督敗退，嬰城困守，求援於鎮嵩軍，入關，省城圍解，張義安陣亡，景翼痛失良將，調兵渡渭，謀保境；而陳督自將渡渭，攻關山，鏖戰數月，景翼令岳維峻等禦之，敵不能進。于右任間道來陝，景翼聯諸軍推于爲總司令，主持大計；而自任總指揮。會值麥秋，景翼念戎馬倥傯，民皆艱食，下令前方停戰，俾民收穫。陳軍亦感動不相逼。是時兩軍久相持，戰線南北互百餘里，荏苒乘機竊發，民生塗炭，景翼以爲戚，單騎入固市，見姜宏謨商和議，爲所給，逮入西安，幽景翼於危樓中；景翼侃侃以死自誓，意氣不少屈，陳念景翼破建章功，且重其爲人，不忍加害，但使人監之而已。景翼以其間潛問學，奉宿儒毛俊臣爲師，遍覽經史

百家，旁及金石，規摹漢魏篆隸行草無體不工，積二年。所學大進，陳嘗欲縱景翼歸會以所部降，景翼弗許，乃令井勿募行。民國九年秋，直皖戰起，始聽景翼行，約以率部東，甫抵三原，戰事平，乃一意整軍理財，振興教育，與民休息，軍餉雖竭蹶萬分，而學校林立，又創建立誠中學校於其里，其知所先務如此。

委蛇北洋
之雄圖

民國十年夏，直軍入關，陳敗退漢南，景翼聞馮玉祥爲先鋒，佩其紀律嚴明，深願相結，乃助撫陳部餘衆，陝境以寧。由是信使往還，兵氣漸消。景翼念五年苦戰，以渭北八縣民力，養數萬之衆，禦九省之師，滿目瘡痍，深爲憫惻，毅然取消靖國軍，雖爲黨人疑，亦不爲意。恆曰：「凡事當求我心之所安，不忍重苦吾民，以要譽也。」于右任以大義相責，且去三原，景翼夜半至于家，誓終扼圖，乃受編爲暫編陝西陸軍第一師師長。十一年二月，直奉戰起，馮玉祥率師東行，景翼念民黨改革計畫，以首都起義爲最要，亦最難，欲達此目的，非佯附直系不能入穴以得虎子，且與馮交素深，義

當往助，遂下令輕裝出潼關，將領或駭疑，未敢遽前，景翼曉以大勢，首先出發，水陸兼程，東下猶虞遲滯，焦灼至項瘍聲嘶，未旬日前鋒已抵鄭州，值豫軍師長趙傑寶德全等，督兵攻鄭州，守兵第八混成旅力不能支，城將陷，飛彈雨集車站，王祥迭電告急，景翼令鄧寶珊李紀才弓富魁諸將連戰破之，城圍遂解。十一年五月九日，景翼至鄭州，令岳維峻李雲龍等進攻近郊敵軍，士殊死戰，肉搏奮擊，連克多莊，入郎寨，金石子等處，俘獲甚衆，敵勢大挫。十日再戰，由鄂河攻上岡楊村姚莊等處堅壘，敵猶死抗，景翼出奇兵繞其後，敵大潰，追奔逐北，連下開封、歸德、豫難大定，而畿輔戰事亦解。吳佩孚素服景翼之用兵，欲資以爲助，又憚其英武，出身民黨，不敢委以腹心，遂置諸保洛間令防京漢中段，分兵駐正定順德彰德一帶。將士飢苦異常，直軍將領亦爲之不平。景翼委蛇曹吳間，畧無怨意，由是見重。十一年冬，豫南匪患大熾，靳雲鶚剿之不能克，景翼命岳維峻助戰，而自駐鄭州策畫，事平，乃歸順德，日必親視操練，風雨罔間，兵士衣履垢敝，而精神

振奮無懈容。

圖窮匕現
之國民軍

十二年秋，賂選既成，景翼知亂之將至，與周耀、李仲三密論其事曰：「國家自此多事，吾輩當預爲之備，不宜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逾年秋，齊燮元興兵攻浙，吳佩孚亦集諸道之師，以攻奉天，徵軍索賦，全國騷然，景翼念大勢已急，不容躊躇再計，乃密囑李仲三劉守中張璧諸人往來南苑大名古北口等處，陰結馮玉祥孫岳謀抗曹吳，欲乘機除之，以謝天下。中秋夕，洛陽動員令下，景翼立率全部出發至通州，按兵弗動，吳佩孚素憚景翼，疑其有他，一日數電，促景翼行，景翼以餉彈俱缺，尙待補充爲辭，遲遲弗進，吳不敢離北京，以重兵東行，榆關守兵力弱，連戰皆北，而奉人士氣大振，吳不得已，遣使敦促景翼，乃留李雲龍一旅於通州，沿途分布，直抵喜峯口，至熱區之平泉，前鋒報捷至京，曹吳方復電嘉獎，而馮孫兩軍已收北京，一夕事定，聯名通電主和，成立國民一二三軍，方議組織政府，而吳佩孚疾歸天津，令旅長潘鴻鈞等，率南來新勝之師，扼楊村，窺京師，人心大震

中州坐鎮
時之展布

。景翼令岳維峻率部趨唐山，攻敵側背，令旅長李紀才李雲龍爲左右翼，助第一軍攻敵於楊村，戰方殷，李紀才乘夜襲敵，生擒潘鴻鈞等，俘獲甚衆，敵軍盡覆，吳佩孚不支，始棄天津浮海南遁，直軍之在榆關灤州者，先後爲奉軍及岳師俘虜一空，近畿烽熄，乃與張馮孫共戴段祺瑞爲執政，而吳佩孚已迂道回洛陽，欲令餘燼乘隙北犯，中央重念豫事非景翼莫屬，乃任景翼督辦河南軍務善後事宜。景翼至彰德，與敵遇，連戰皆捷，直趨鄭州，時劉鎮華方遣愍玉琨圖河南扼黃河鐵橋，情勢叵測，景翼馳電詰責，愍始引退。

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入開封就職，網羅各方人才，邀集全國名流，日謀所以刷新國事者，京漢道中，冠蓋相望，爲前此所未有，對豫事首重剿匪，以岳維峻爲剿匪總司令，董治戎兵，此外澄清吏治，恢復自治，教育基金獨立，修汽車路各要政，次第設施，而豫西亂作，劉鎮華傾全陝之師，以愍玉琨爲前驅，進逼鄭埠，景翼百計求全，冀免戰禍，勞心焦慮，至忘眠食，恐河洛血戰，終不能免，適劉愍所部相率潰降，浹辰，而豫西事定。

景翼方汲汲規畫賑濟，肅清餘孽，午夜憂勞，不遑啓處，俄而右臂生疔，初延西醫療治，連割兩次，病勢日篤，景翼自分不起，豫留遺囑，諄諄以軍國爲念，語不及私。又電請中央以岳維峻代，對親友視疾者嘆曰：「勞人思息，吾殆將逝矣」。未幾遂薨，年僅三十有四。賓客將吏來吊，莫不相顧失聲，於以見景翼之遺愛在人也。景翼平生敝屣富貴，自視欲然。而局量恢弘，海涵地負。知人善任，推心置腹，將士皆爲效命。大計所關，當機立斷，其將畧殆天授也。自奉儉約，歿無餘財，古今人殆難兼美，而志業未半，中道殂謝，尤爲天下所痛惜云。

民國郭希仁事略

郭希仁，初名忠清，後以字行，臨潼縣田市鎮人。清癯沉默，恂恂書生，而心豪萬夫。其赴日本經關東有詩云：「漢兒盡作倭兒種，延路皆呼買俾盧。」（日本人呼俾酒曰「俾盧」）亦有感之作。生平砥廉隅，寡言笑，設施宏大，動備禮法，一毫不以自私，亦一毫不以自矜，素冠布袍泊如也。

希仁初入陝西高等學堂，從屠梅君學，因病其宋明理學之空疏，乃舍之去，後歷練既深，其學以宋儒爲嚮，漢學爲輔，更以西學沐浴之，而大要歸於經世。當咸陽劉古愚講學於味經書院時，希仁從之游，故益以康濟爲志。晚年人多論其：「學兼漢宋，旁及科學，澹泊寧靜，學道有待，得明守定，善始善終。」時無異言。

舉於鄉後
之東瀛考
察與長諮
議局

辛亥鼎新
之殊勳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鄉薦後，偕邑人王敬如，赴日本考察政法學務，歸長諮議局，省垣政教，多所建白。會蒲令李某，忌校長常明卿與學生有革命色彩，毀學窮治，各校起響應，希仁則汲汲奔救，如飢渴之在於己，紛解難排，至師生上課乃止，蓋斯役卽關係陝西革命之蒲案也。

當辛亥改革時，希仁與井勿幕當內外策劃之人物，井以事前赴北山，留希仁與李元鼎黨目新等在省，事亟，希仁與新軍同志張鈞錢鼎等計；惟張鳳翽有冷胆能做出，推爲統領。而張亦夙欽希仁學行，置之左右，傾心聽命，倉卒中一切用人政，多就取決。當是時，新軍初發難，民兵應之，羣雄虎

視，各樹旗幟不相下，而市廛士豪雜廁其間，黨會各首領，意見複雜，時或至決裂，城內洶洶，礮聲不絕，衣冠之士，皆相戒不敢出，而錢鼎又東出陣亡。希仁不避艱險，以全局安危自任，請於鳳翽，兼收各派意見並同時起用新舊紳耆，肅號令，戢姦宄，擇尤悍戾者戮之，於是材官蹶張，徐就銜勒，而長安精華所萃，卒以保全，希仁之力爲多也。尤以辛亥關中響應革命，和議未成清帝未退之間，處西安革命基礎未固之際，清兵犯關，三陷三獲，甘軍深入，醜威危陷，長安震驚，時論咸主率三秦健兒出武關奔武漢者。希仁獨奮然以關隴天下上游，與武漢首義同存同亡，並敦請王敬如出任團練大使爲民軍聲勢奠安地方，卒賴其從容運籌，化險爲夷，關隴定而國基固，清帝退而共和建；龍蛇起陸，力挽狂瀾，戢兵禁暴，關輔宴然，希仁之對國家對革命偉矣。

書生之功
成身退

辛亥鼎革後，希仁與井勿幕等力主減政，以謀恢復。一時守舊者，詆希仁爲駁雜，實力者則薄爲迂疏，疑謗紛乘，事多尼沮，先後所舉整頓財政之

歐洲各國
之遊歷

華山講學

郭統璋等均未果用。希仁知不可留，遂稱病以去。初希仁慨清季積弊之深，舉凡地方軍民利病，悉心規劃，思有以革新而樹立之，使其久處帷幄，其贊助之益，寧有既極，而卒不克行其志，此希仁之所深痛也。

希仁既去，遂遊歷歐洲德法瑞士荷蘭各國，所至之地，舉凡政治學務，農田水利，旁及風俗習慣，無不悉心考察，歸國後，著有歐洲遊記。

遊歐歸國後，知袁氏盜國之謀甚悉，極力宣傳。旋聚徒講學於華山北麓之曹印侯墓旁。印侯者辛亥陝西敢死隊領袖。一時四方有志之士，從之學者甚衆。靖國軍健將張養誠董鎮五等，皆其親手培植者也。帝制發生，希仁之鼓吹加厲，陝督陸建章附逆既力，搜捕益亟，希仁避地至華縣，先在教育會，後移鄉野，乞食祭餘。陸氏不得希仁，至火燒雨金屯以讐之，並以泄憤焉。當時之危可以想見，近年以來，凡游其門者，從事各界，多能砥勵學行，潔身奉公，師道立則善人多，哲人亡而感化深，流風餘韻足以潛化關輔士風多矣。

禁鴉片與
水利辦林
務
長教育倡
孔教會重
社會教育

病
歿

民國五年，出爲禁煙局坐辦，明年充水利分局局長，兼林務專員。

尋長教育廳，兼水利林務如故，凡教育水利農林皆研求有得，而綜覈名實，勇於爲義，苟事之有裨於世，不必責任所在，輒竭心力以圖之，以故歷年長教育會，孔教會，紅十字會，設音學研究所，國音傳習所，國語傳習所，通俗圖書館，脩孔廟，暨選師資，審教規，推廣教務，擘畫奔走，日無暇晷，諸所措設，成效卓著。當長孔教會時，約同志從事講演，凡經史大義，各國政法，興學福民諸大端，於稠人廣衆中，反復講演，以輔教育之不逮，雖至聲嘶不知疲。

希仁既認定講演爲喚醒同志之良法，興學福民爲救國之要政，長夏盛暑，鏗而不舍，操勞過度，寢以致病，猶伏枕著述，終致不起，卒年四十三，時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也。悲夫，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鞏縣劉鎮華敘其墓誌有云：「鎮華與希仁交久，余痛希仁，余又爲人才消長憂也。」咸陽郝俊生誄曰：「君以講演傷生，猶恐未將人勸醒。」蓋實錄也。

希仁任教育廳長時，適陳樹藩督陝，人以惡陳及希仁，希仁爲聯以自見曰：「努力曉日惜春暉，關心晚節耐寒霜。」及靖國軍興，猶奔走於其間。十年後疾作，先後辭去本兼各職，而以廉俸三千餘元，捐助教育及慈善事業。歿以無斂，友人賻金成之，乃歸葬於縣之田市鎮郭村，清風亮節，皜皜尙矣。

希仁生平著書頗多，版行者數十種，計有春秋隨筆，說文部首，水利譚，從戎紀畧，歐洲游記，平見等，嘗謂：秦人之病，「在對於著述發表過於審慎，吾輩應力矯而獎勵之，以收拋磚引玉之效。」此可見其志矣。

夫一介書生，手無寸鉄，挾其忠義奮發之氣，奔走諸將率間，危言曲譬，激其愛鄉之心，隱消無窮之患，而恬憺自居，未嘗以之矜祿，此非平生學道有得，知之明而守之定，未嘗能善其始終者也。昔岳武穆謂：「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希仁以恂恂書生，心豪萬夫，生砥廉隅，不避艱險，此其所謂能自傳於後者也。尤有足以勵士習而範人師者，爲病

結
論

著
述

痢瀰留之際，家人親友，環榻頻請以鴉片止痢，希仁奮然拒之曰：「余寧病痢而死，不以危國弱種，壞鄉害家，敗德喪檢之物，沾唇而生。」其有所不爲，卽此可見矣。

民國朱先照事略

朱先照，字漱芳，晚年改字佛光，陝西三原東鄉朱家灣人。自謂明秦王之後裔，幼時受太夫人侯氏之教，卽以種族革命爲己任。年念餘，設塾城中，學生遍一邑。語及清季曾胡諸人，則曰：「文章雖佳，題目看差。」中式光緒癸巳科舉人。

甲午以後，外患日深，先照遂究心經世之學，謂中國改革，非科學經學並重不爲功。乃與耶教徒西方人氏相往還，復與孫君芷沅，發起設勵學齋，廣購科學書籍報紙，以勸導有志之士，而西北結社之風，自此開，新學知識亦由是日起。是時康派學說，風靡天下，先照乃著康氏糾繆，並指斥其政治主張之錯誤。右康者疾之，復盡力與之爭。戊戌以後，自信益堅，而導倡加

西北革命
種子之散
布

家世與幼
年思想

勵，清廷官吏及地方人士，排擠益力，先照不爲動。及聞中國同盟會成立，見孫先生之演說，則勸學者加入，遵守盟約，待時而動，以響應於西北。對於「保皇」「立憲」諸說，尤排斥不遺餘力，隨時隨地，指斥其非，西北革命思潮，遂萌動矣。

民初之且
仕且教

辛亥起義，西北主持革命者多出先照門，陝西督府辟爲顧問。先照仍以教授自給。嗣知袁氏將盜國，乃陰結同志，鼓吹救國，不稍懈，而佯以東方曼倩自況。會袁氏常以命令代法律，先照則痛斥韓昌黎「君者出令」之說以諷刺學者。民五爲某中學教師，以氣衰失足，折其一股，愈後仍扶杖以行。

堅苦一貫
之發皇革
命

民七，陝西靖國軍起，先照仍爲督署顧問。並教授省垣，窺陳樹藩將爲北方爪牙，不可救藥，遂棄督署顧問而歸。及于右任領靖國軍總司令，與陳樹藩相對抗，駐紮三原，請其每日至總部講解經史、與政治、爲備肩輿，則不願乘。並任兩中學教授，每日扶曳葵杖，蹣跚出入，顛頓街衢間。課畢，則在街頭買一餅一粥，以了一餐，而所事則時刻不少誤，卽風雨泥濘，亦不

少避。某日，天大雨，予使人勸其少息，先照曰：「天雨能阻我乎？」其堅苦真摯之精神，當時軍人學者多被感動。靖國軍得爲長期危難之支持，及革命文化之傳播，實先照此種精神之所激勵也。常曰：「昔人遇父言慈，遇子言孝，我則遇人言革命而已。」又言：「半生跼蹐關內，研究經學，未能與海內經師一遇；捍倡革命數十年，未得一見孫中山先生，此願復何日償？今欲以垂暮之年，跋出關門，而關內外戰爭又不已，爲之奈何！」蓋其時年幾七十矣。

言論及風采

及于右任十一年出關，請其南遊，而先照逝矣。先照容貌奇古，氣宇軒昂。善談說，通內典，得當頭棒喝之訣。終其身從事於教育，爲人講解經史疑義，科學新知，革命原理，常數小時不少倦。遇聽者沉悶猝難領悟，則高唱大言，以悚易其心思耳目。而風發泉湧，詼諧雜作，愈久而趣味愈永。故聞者莫不絕倒，所至莫不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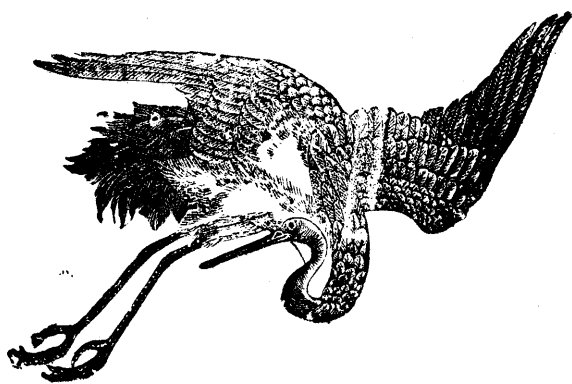
學派與造詣

先照生平不喜著作，而好宣傳講解，每獲新知，輒手抄，編錄成帙，爲

終老牖下
與庸大
典

學生講論，窮日夜，講畢即隨手散去。少年時及見鄉先輩賀復齋，聞程朱之說，中年出吳窻齋門下，以宋儒爲空疏，棄去，專致力於經學小學，以許鄭爲歸。於前清諸經師所述作，無不遍覽博涉，尤能記憶無遺旨。而於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尤多所致力。當時長安毛俊丞先生，亦以經術受學者，先照與爲昆弟交，故關內稱「朱毛」二大經師。讀書手抄筆記盈數尺，論古文辭不主張桐城，而獨喜姚曾，以爲近古，晚乃盡棄經史詞章，專心內典，與佛徒相往還。以爲談哲理者，捨乎此不足與言哲理矣。其學問之大者如此，其細者可畧也。

先照卒於民國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壽七十有一。國民政府以先照之道德學問，而畢生致力革命，西北興起者多從之遊，乃令給治喪費二千元。門弟子發起公葬，購地數十畝，爲園於邑之南郊，以誌不忘云。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5655B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陝西鄉賢事略

(全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出版者 陝西省教育廳編審室

發行者 陝西省教育廳編審室

印刷者 西安克興印書館

代售處 西安各書局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